禮記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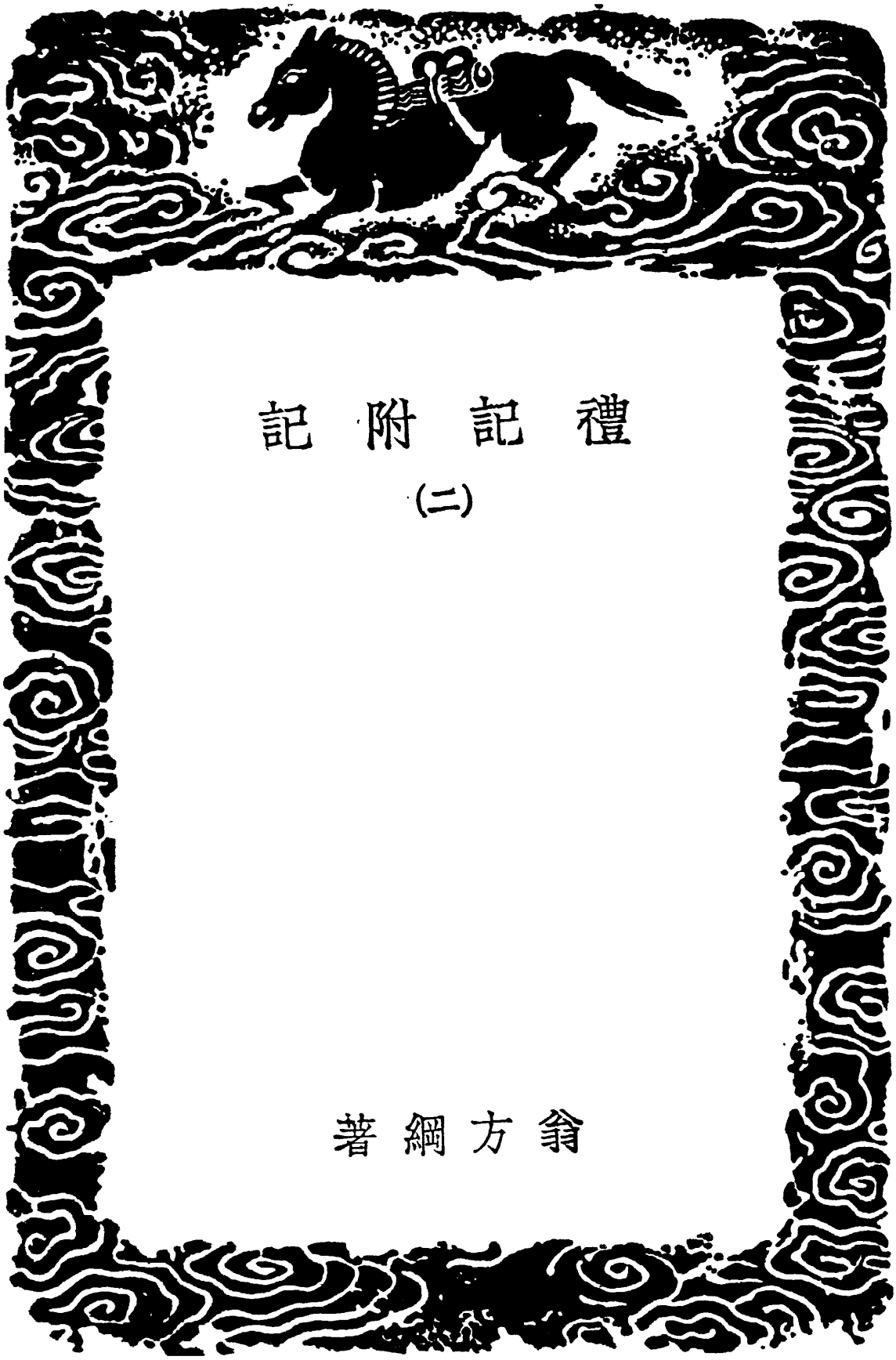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附記

(二)

翁方綱著

禮記附記卷第四

玉藻

此篇名玉藻者。以其篇首有玉藻句。故以名篇耳。鄭云。以其說服冕之事。義雖通而語則未該矣。又此篇當與曲禮同屬制度。非通論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又曰玄冠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近日元和惠氏云。玄端卽玄冕。凡冕皆曰端。謂之端冕。按方氏惠氏二說。相參攷之。則鄭注謂字之誤者。可無庸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聽其朔於明堂門中。疏亦引周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按聽朔於門中。及王居門中。謂之聽。謂之居。則立非起立之立可知。嚴陵方氏曰。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于其中。此卽古位立通用之一證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疏言身自爲之。則身踐自是殺牲之義。但承上遠庖廚而言身踐。則豈謂身自宰殺乎。大意止謂不親見其宰殺足矣。鄭注。踐、當爲翦。杜撰改字。其實不必。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鄭注云。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疏云。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又云。據注。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按。

注言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此注渾言臣。而不析言大夫。則豈朝車二字。上貫大夫。又下貫士乎。吳氏澂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爲幣。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幣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幣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果如吳氏此說。則士之朝車何以略而不言乎。且疏何以言大夫士尊卑不同乎。若士之朝車別有他制。則更宜析言之。若士之朝車別無他制。則又不應以朝車專指大夫之朝車矣。鄭氏之說。以臣渾之。既不能使經文曉然。吳氏之說。以大夫別之。又不能使經文曉然。此節恐當闕疑也。準此言之。則鄭注謂君羔幣虎犆爲君齊車之飾者。經文既無齊車字。恐亦未敢臆定矣。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釋文。連、力旦反。釋也、注同。疏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宋本如此。今注疏板本引釋文。作連、力旦反。釋也。注同。遂誤以注作連猶同也。疏爛又誤作闌。此數字之誤。而其義皆晦矣。不思疏申注云。連猶釋也。則注何以歧云同也。且同也之訓。茫不可攷。蓋宋時板本已有斯誤。疏連猶釋也。板本譌作連猶同也。釋文連力旦反釋也。譌作猶也。以致嚴陵方氏曰。連之爲言續也。是因同也之訓而轉譌矣。雲莊陳氏又謂連讀爲湅。湅、洗也。力甸切。方氏苞又援攷工記湅絲湅帛以傅會之。是又因力旦反而轉譌矣。

書思對命。方氏曰。謂書己之所思於笏。以待對君之命也。孔疏以思對命分作三事解。非。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高郵王氏曰。黨、所也。謂避君之坐席也。鄭注未明。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黨、所也。

注亦略之。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雲莊陳氏云。爲字平聲。不知疏引庾解是爲字去聲義也。然陸氏釋文在唐初。乃云。爲、于僞反。本又如字。則已無定見如此。

豆去席尺。既可因豆之在席前。以例書之在席前。又可因豆之在席前。以見登席之不可由前。此句作記者神妙之筆也。雲莊用石梁王氏說。以讀書食三字爲句。則齊連下爲句。不可通。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以言言斯爲句。禮已連下爲句。陳雲莊云。已、止也。此卽用鄭氏句義也。山陰陸氏。以斯禮已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黃氏日抄。古以言言斯爲句。今以斯禮已爲句。按。黃東發稱今。則南宋時皆用陸說也。雲莊書成於元至治壬戌。而未嘗綜覈舊聞矣。

注。武、冠卷也。釋文。卷、起權反。玉篇。渠圓切。曲也。雲莊集說。卷上聲。非。

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疏云。知帛當爲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大帛、言質。故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帛、疏帛也。大布、疏布也。按。陸氏謂大帛言質。此與不緌正合。豈必云是白布乎。且陸氏取左傳大帛以證此大帛。而孔疏乃謂左傳大帛與此異者。蓋孔疏欲理鄭說。故謂左傳大帛與大布相對。布與帛是二事。故言異耳。然獨不思雜記云。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既以皆字承上二冠。則大白與緇布亦二事矣。何得因其連文、而謂大帛卽白布乎。況此疏既謂左傳大帛是白繒。與大布相對爲異。而雜記疏乃因鄭注引春秋傳衞文

公事。而又傳合之云。引春秋傳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者。證大帛冠是布也。則同一禮記孔疏。而二處不相照應矣。此竟當依陸氏大帛卽是素繒。無庸改帛爲白耳。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按鄭氏此言。或別有所據。然鄭氏不著其由來。而宋王者之後何以用紫緌乎。此可存而不論者也。疏云。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按此疏申鄭義。支離無所據。不知白牡大路與冠用紫緌何涉也。且下節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疏申注義。引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宋是殷後。愈見此疏引白牡大路之無當矣。鄭於朝服以縞。亦云僭宋王者之後。或有所本。但疏家不當爲之曲證耳。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注。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按此節大裘與黼裘。卽指一事言之。黼裘爲正。大裘爲非也。鄭以大夫又有大裘言之。未喻其旨矣。且此經無大夫之文。而疏云。經言唯君。知時臣亦爲之。恐是因注語傅合其說。未必經義如此也。竊詳鄭注之義。以省爲獮。又謂大夫又有大裘。此在鄭氏如或別有據以言之。則當明著其本末。使讀者了然。若其出自臆說。則疏家又焉可以己說傅合之乎。省改獮。則雲莊集說從方氏。釋爲省耕省斂之省。黃氏日抄從陳氏禮書。解爲前祭十日誓戒。三日省牲。禮書曰。祀天尙道。故以大裘。誓省尙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據此。不必依鄭改省爲獮。而陳氏說較方氏

省耕斂爲長矣。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注。飾、猶褎也。此注最精。乃與上二句豹褎犴褎同義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此三句之字。皆指裘而言也。此下又云。犬羊之裘不裼。又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按近日秦氏蕙田、蔡氏德晉、攷裼襲之義。謂裘之上有正服。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者。復衣也。據檀弓云。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是裼專以袪言。而非別有裼衣襲衣也。又言玉藻綃衣緇衣皆禮服。裘上加此禮服。而裼則捲其袪以見裘之美也。裘以裼爲常。而當致哀致敬之時。則襲蓋之。一衣而可裼可襲。非裼爲一衣襲又一衣也。蓋裘之上爲禮服。卷其袖以露出裘。則謂之裼。袖不卷而掩蔽其裘。則謂之襲。敖君善謂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又近日江氏永鄉黨圖攷云。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見美、謂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某裘。此與秦氏蔡氏卷袖之義互相發。疏謂見裼衣之美。非也。君以錦衣裼狐白裘。亦是見狐白之美也。以上二說。可以合證裼襲之義。秦氏五禮通攷。詳載蔡氏攷辨。而於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一條。未嘗攷也。愚竊有說。附見後條。

大夫以魚須文竹。釋文。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按此所引崔靈恩及隱義二說。隱義云以魚須飾。未言音班。惟崔言魚班耳。陸氏釋文。乃專用崔義爲音。不知崔說亦未言音班也。金華應氏及雲莊集說。皆不從之。

宋盱江李泰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己見爲得。愚按鄭氏注所謂某字讀爲某字。某字當爲某字者。此當各就其文分別觀之。大約改正合義者十之一二。其誤會而改者。臆度而改者。無所證據而改者。十居七八。而說者必曲爲迴護。以其但注於下。未嘗徑自擅改。謂之尊經。則必如近日元和惠棟之奮筆不顧。直於周易述徑改經字。然後謂之不尊經乎。此不必爲鄭氏斡旋者也。至於玉藻失次。則後漢熹平中。九江太守盧植上書。言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而康成禮堂寫經之語。又在此後二十餘年。世之言經文脫亂者。自鄭注玉藻始也。究其所謂某句宜承某句者。皆於義爲順敍。李盱江以改字例之。失其輕重矣。惟是鄭雖言某句宜承某句。而未嘗別自起一編以改移之。且幷未嘗綜次其前後合爲一文以說之。李盱江謂未改經文者。是也。後來孔穎達氏作正義。於而素帶終辟節下云。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孔疏此段。雖就鄭所改者依次撮述之。然亦其疏解不得不如此順敍也。亦止於附系疏內。未嘗於正文有所改易接連也。衞正叔集說。亦止載鄭注於下。而不改動經文也。惟至雲莊陳澔集說。則幷不明引鄭氏注。直改經文順敍前後。讀者童而習之。竟以爲

經本如此。不知其爲鄭氏所注。雲莊所改者。則其輕蔑古經。自用己意。何可以導後學哉。雖鄭氏所改。接續順敍。皆於義爲諧合。然卽使如此。亦當先錄古本之失次者於前。然後再援鄭說。更加攷定於後。庶幾不失校訂之意。今奈何不言其由來。貿然直改。是何說歟。謹就經文及鄭氏注。表出其概於左。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

鄭注。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原本。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在三命赤韍葱衡句下。鄭注於彼。未嘗言宜移於笏度二尺有六寸節之下也。且孔疏於彼處。亦止言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間。未嘗因鄭說而輒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之句當移於何處也。陳氏乃徑自移置之。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原本。此節在肩革帶博二寸句下。鄭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疏云。大夫大帶一經。已於帶條說訖。可見孔疏不敢移易原本。而其節次之義自明白也。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原本。此節在王后褘衣夫人揄狄之下。鄭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

按前文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鄭氏謂三寸長齊于帶以下一節。宜承約用組。所以鄭注三寸長齊于帶節云。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

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讀鄭此注。自可見其承約用組之義矣。豈必移易原文乎。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原本。此在紳韠結三齊句下。鄭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疏云。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唯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廁其間。帶事前文已解訖。可見孔疏不敢移易原本。而其節次自明白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原本。此在皆朱錦也句下。鄭注。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疏。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脫。廁在其間。宜承上無箴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按此是孔疏依鄭注。於此處先抽出肆束及帶一段。解說於前。以終言帶事。而以童子二節自相連也。然孔疏雖依鄭注。以肆束及帶一段上承無箴功。而無箴功之下。果否直接肆束句。抑或尚有他文。亦皆不可知。孔疏抽出另解之。而不移其舊次。則不妨耳。陳氏移易連合之。則其罅隙不可見矣。

凡鄭氏云亂脫宜改承者五處。鄭義本皆允合。陳雲莊移易連合之。於義理亦皆無害。今既有注疏原本可驗。陳氏之依鄭改本。即無譏可也。惟是前條而素帶終辟句。鄭注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此在

鄭氏。未嘗以諸侯二字必在而字下也。蓋此處既是脫簡。則焉知諸侯字非在而字之上。別有他文以貫而字乎。雲莊集說乃謂而下缺諸侯字。是於而字之當闕疑竟茫昧不理矣。亦失鄭氏所謂亂脫之意。

素帶終辟。鄭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釋文。辟、依注爲裨。婢支反。疏云。讀如曾子問大禮裨冕之裨。按玉藻本篇。既有諸侯裨冕之文何消遠引曾子問乎。疏因覲禮侯氏裨冕。裨之爲言埤也。覲禮疏云。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此則援裨冕之裨。與鄭注所謂以繒采飾其側義殊相違。而鄭注云。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則是不但以音同裨。直謂以義同裨矣。又本篇前章縞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竊思紕既訓緣邊。其義已明。何必復言讀如埤益之埤。所以雲莊陳氏於此兩處讀如之訓。皆置不理。而直云此辟字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音皮。緣也。義則仍用鄭。而去其援引他讀之紆說。較爲明豁矣。

凡帶有率無箴功。雲莊謂凡帶當率纏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此說欲與鄭異。而失於太巧。然鄭注。凡帶、有司之帶。則不知其何以專承有司。亦不言有所證據也。雲莊及嚴陵方氏。皆不用鄭氏專指有司之解。而於無箴功之義。又皆未得其安也。

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爲肆。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按詩周南。伐其條肆。傳。肆、餘也。疏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夏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肆爲復生之餘。孔疏則直云。肆、餘也。今注疏板本。或作肆餘也。宋蜈

疏本作肆餘也。揆鄭之意。似謂肆肆形相近而譌耳。肆固不可訓餘也。然卽使言約紐之餘組。亦不得云肆束及帶。上肆下及皆未可曉。卽或經言帶末有餘之義。而肆束句鄭既言亂脫。有斷簡。安知其上所斷脫者。不更別有他文乎。此與前而素帶終辟而字。皆所當闕疑者。而鄭氏必以意解之。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二句後又重出。鄭於彼處注云。此補脫重。按文當云重出耳。不得云補脫也。然益見此篇之文有前後爛脫之簡矣。則前段於童子節中間雜廁出肆束及帶一段之文。又焉必其上無爛脫之他文乎。前章而素帶終辟亦如此。正因後章存此重出之文。乃益可見讀者隨處有闕疑之地耳。乃雲莊陳氏集說。於後章有憂者下。徑刪去勤者二句重出之文。不思朱子章句、集註、於脫簡重見者。皆仍其舊。不敢刪也。經學至元時。已漸開明代不知攷證之弊矣。

夫人揄狄。鄭注。揄、讀如搖。孔疏云。內司服鄭注引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按此搖字。是說文作搖也。陸氏釋文。爾雅作鷂。鷂音搖。此當云、音遙。說文作搖也。爾雅釋文。郭音遙。鄭注內司服引此。孔疏云。爾雅文。則或爾雅古本作搖歟。

有憂者。注。此下絕。亡。非其句也。此下絕者。謂不與下勤者連屬也。亡者。謂其下文脫遺不存也。非其句者。又明不與下勤者連讀也。蓋古籍散亡脫簡者。自鄭注玉藻此篇始。是以詳說如此。豈意後有陳氏集說。直毅然刪去其下二句乎。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按此既言不裼。則卽是服之襲矣。但服之襲爲充美。而此言服不充者。謂不

自居於有美也。此服不充之充字。與前章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充字一義。其實不裼則襲。無二義也。不裼則襲。無二衣也。此服不充。與充美也。弗敢充也。同一充字。而言各有當矣。充美也。弗敢充也。二充字。以充覆言。禮不盛則不充。與前章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此二充字。以充盛言。○陳氏集說曰。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誤筆也。當云、前章言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與此充字義殊。

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注言非至孝。蓋疏節猶言麤疏易見之節耳。所以謂其尚非至極之孝。孔疏乃謂孝心不篤。失鄭義矣。

端行、弁行。鄭注止言端、直也。孔疏弁、急也。足補注義。山陰陸氏好立異說。乃有服玄端服爵弁之說。不可從也。陳氏集說、黃氏日抄。並兩存之。殊無定見。

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陸釋、孔疏、皆以己受物爲得義。賀氏以授物與人爲義。二說不同。輔氏、黃氏、應氏、皆以有德爲義。則不審鄭義有所證據否矣。

草廬吳氏、石梁王氏、皆謂立容以下五句別爲一節。不屬戎容。此較諸家爲有斟酌矣。然上節色容視容言容三層。皆承喪容言之。則此節言容色容視容立容四層。亦宜皆承戎容言之也。惟立容一條。鄭孔皆以立容辨卑毋謁六字爲句。鄭云。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惠氏因此傳會云。古辨貶通。其說無據。山陰黃氏曰。當分各三字爲句。立容明辨。雖卑遜而無失之謁媚也。此則立容辨與視容清明爲類。其說爲長。頭頸必中以下。乃是泛論。自爲一節耳。

顛實。顛讀闐。尙或於義近之。揚休。揚讀陽。則非矣。陸氏又援對揚王休。尤爲支離。要之經語皆不必改也。鄭君好改字。觸手卽改之。

公子曰臣孽。鄭注。孽、當爲枿。聲之誤。釋文。孽、音枿。五葛反。孔疏。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盤庚孽从木。不从子。按說文。孽、庶子也。从子。辥聲。魚列切。廣韻。臣僕庶孽之事。謂賤子也。此義雖與樹生之餘之枿字。未嘗不可相通。而枿五葛反以樹木言。孽魚列反以賤庶之子言。何可改爲五葛反乎。

明堂位

疏引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熊氏朋來曰。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謹按。大戴記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此篇亦有明諸侯尊卑之語。大戴記云。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此篇亦有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語。而孔疏因具述許鄭諸儒之說。以備論明堂事義。卽衞氏集說。亦備載諸家攷析明堂之說於篇首。然而此篇題目止言明堂之位。故鄭目錄亦但以朝諸侯陳列之位言之。則所謂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者。特從其類目附屬而已。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云。隋牛宏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宏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皆與明堂位之篇不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

篇。此下自注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據此。則小戴所刪存禮記之目四十九篇。與劉向別錄所存四十九篇。蓋同一四十九篇之目。而其中篇記之實同不同、未可知矣。所以隋書經籍志謂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也。惟是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亦稱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而隋志稱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益以三篇。是爲稍異耳。然陸德明亦在唐初。所云劉向別錄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得其實。陸又云。馬融、盧植、攷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據此。則戴聖之書。本是四十九篇。而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出自馬融所增入。隋志亦唐初所成。所謂四十六篇。與釋文所謂四十九篇。正可以相資互證。不得因小戴原是四十九篇而遂疑隋志也。則今禮記明堂位篇。非小戴所原刪定之帙也。石梁王氏、謂是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之所撰。固是臆斷。卽方氏苞謂出於劉歆之徒傅會新莽而作。因以史記魯燕世家及荀子皆出劉歆增竄之文。遂欲於魯世家刪去成王少至攝行政當國數語。於荀子儒效篇謂篇首與中間語複。欲刪去其首段。不知魯世家成王少在襁褓之中數語。乃是管蔡流言之緣起。若刪去此數句。則管蔡流言無根矣。荀子儒效篇後段。亦言周公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假若刪其首段矣。而此後段數語。亦刪乎否乎。方氏本是帖括時文之家。不知攷據。而讀經則宜從審愼也。禮記此篇。既不能因其屬於別錄。而謂竟是劉向別錄四十九篇內之原文。亦不能因隋志馬融所增。而必指爲後人所託撰。若其篇末。魯之君臣。未嘗相

弑云云。讀者盡知其非實。則亦無庸致辨。而所謂於目錄屬明堂陰陽者。原是以類附屬之辭。第以爲記制度之篇。奚不可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周公也。疏申鄭義。引大誥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按大誥王若曰。自以王肅之說爲是。疏不當引以申鄭義也。然此注天子周公也。後儒皆不取其說。陳氏禮書曰。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按洛誥復子明辟。自宋王安石以復爲告。葉氏夢得、蔡氏沈從之。蔡傳引吳氏曰。周公留洛。七年而薨。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至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故雲莊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周公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之。新安王氏曰。鄭注可消。天子、成王也。竊謂此在宋儒以義理斷之。似足以正舊說矣。然而洛誥末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史臣於成王親政之始。總計周公攝位之年。非可以七年爲十四年也。周公攝位之說。自史記周本紀、魯世家。荀子。韓詩外傳。後漢書。本記注漢以前經師相承古義如此。非可以王安石之說而改之也。正因古經相傳如此。所以王莽得僞託之。假若古經不如此。則亦何由而僞託乎。不能因有新莽之僞託。而反改經師相承之舊說者也。周公踐阼。卽是攝政。豈必曲辨總百工之非攝乎。後之儒者。欲明正其大義。而實泥於文義。轉致聖人行事無由表白。此則說經之弊也。然而此經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鄭注、天子、周公也。此則鄭注之失。何也。昔者周公朝諸位於明堂之位。此謂周公制此朝列之位於天子之明堂也。非謂諸侯皆來朝周公於明堂也。此句明堂之位之位二字。是言北面東上、西面北上等類之位。非專指天子負斧依南鄉之位也。觀下文此周公明堂之位句。其義自見。知此句位字總該下數節。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第一句。亦在上句總結位字之內。是言天子明堂朝諸侯之等級列位如此。而以天子負斧依句先敍在前。以三公中階北面等類排敍於後。則此句不云天子而當何云乎。鄭君說經。見其切近上周公句。遂注之曰。天子、周公也。此乃鄭氏拘牽文義。多此枝節。致啟後人紛紛辨論。而不知周公攝位定當從古說。非可如蔡傳之誤解洛誥。而明堂之侈言魯事。不當牽及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是特作記者之多其文飾。而至於周公攝位之事。則初未嘗誣也。

若依後儒改鄭注云。天子、成王也。則下節周公踐天子之位句。又當如何。總之。此篇是作記者因記諸侯朝明堂之位。因而侈言魯之用王禮耳。周公踐天子之位鄭注。踐、猶履也。此卽踐阼之踐。仍是周公踐阼義也。若前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特就其位言之。豈必以周公實之乎。孟子告北宮錡曰。天子一位。豈指某代某王乎。

大戴禮記記明堂之制曰。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所以此篇先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而九采之國別出於後。鄭注云。牧居外糾察之。固無可證據。而周官司士朝位。與此不同。則亦無庸致辨耳。

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以郊用辛日言之也。此明堂位篇。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未嘗

以郊用辛日言之。而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鄭意不以辛日言。而專以建子之月言之。何云始郊日以至乎。孔疏就其說申之云。鄭既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蓋因郊特牲篇鄭注云魯禮也。故謂破周爲魯。然則卽此一條。亦可見孔疏之於鄭義非甚愜服。姑從而疏之耳。鄭又謂魯之祀帝謂蒼帝靈威仰。此與前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注謂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均是推測無據之說。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疏云。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此疏正是傅合明堂位以解之耳。若云止刺羣公之廟。則設兩觀。乘大路。豈亦專屬羣公之廟乎。至於庫門天子皋門。鄭注。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正以諸侯無皋門也。其引詩乃立皋門者。證天子之皋門。非證諸侯有皋門也。乃孔疏云。詩言大王徙居岐。周爲殷諸侯。立此皋門。應門。引詩以證諸侯有皋門應門也。不思大王當殷之時爲諸侯。有皋門應門。豈得以證周時魯之爲諸侯耶。況此記言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初不言諸侯有皋門應門。經與注俱無其說。而孔疏誤會之。又於傅會僭禮之中增多一非禮之援引。此其弊又非推測演說之弊所可概矣。甚矣說經之宜愼也。

秋省。鄭注。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嚴陵方氏、雲莊陳氏、皆不從其說。以秋省爲省斂。然不若春社秋獮之

事以類相比。仍從鄭讀爲是也。至若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此則鄭氏無據之說。而雲莊乃用之。何也。玉藻。黼裘以誓省。鄭注亦以省爲獮。蓋鄭氏或當別有所據。然不及此處秋省讀獮之義爲合也。

康圭。鄭注。康、讀高亢之亢。方氏、陸氏、皆不從之。讀如字。爲安康之康。竊按。鄭說雖不知所據。然康安之義。特出後人以意測之。仍不若依鄭讀矣。

大路。殷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春秋傳曰。大路素。孔疏。桓二年春秋傳。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愚按。孔疏之說非也。鄭注既引春秋傳。則大路素必是春秋傳之語。非鄭所自說也。孔謂鄭云大路素。誤矣。正可因此鄭注而知春秋傳有此當闕疑備攷之文耳。然卽以孔所引桓二年傳詳之。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疏。服虔云。大輅、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竊謂清廟與大路、皆非以華美言也。直謂以清廟大路之尊崇、而以茅越示儉樸耳。何得云各爲一物乎。殷人尚質。自以服虔木路之說爲是。孔仲達於明堂位篇。自應引服氏左傳注以證鄭義。而無如其左傳疏曲護杜說。於是明堂位疏乃以鄭引春秋傳語強爲鄭所自說。此則左傳疏明堂位疏蓋兩失之。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金華應氏曰。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至於夏則致飾矣。應氏陳氏說是也。鄭改字而又謂經錯誤者。非也。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疏。夷卽彝。疏視注爲直捷矣。此不當言讀爲彝也。說文。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互聲。夷、平也。二字不得通用明矣。後人誤以彝法字省筆作夷。古籍已如此矣。此當明著之曰。夷本是彝字。而注乃言讀爲彝。則轉類於破字者矣。

叔之離磬。疏。申鄭義云。叔作編離之磬。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此以編縣解離磬也。嚴陵方氏曰。樂記。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此專以聲音解離磬也。山陰陸氏、長樂陳氏、皆曰。離磬、特磬也。此又以特縣非編縣解離磬也。究其所以名離磬。無證據爾。鄭注。叔、未聞。孔疏引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然鄭注引世本無句作磬。而又曰叔未聞。則無句與叔果否是一人。未有證據也。不知孔疏何以謂義或然。

鄭注每於獻尊謂獻讀莎。此經周獻豆。鄭注云。疏刻之。未言其讀也。孔疏乃云。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陳雲莊又援鄭志刻畫鳳羽之義。然鳳羽婆娑。與刻畫希疏義亦相遠。嚴陵方氏、長樂陳氏、皆讀如字。謂是初獻再獻之獻。亦無證據也。竊謂此字之義無可證據。自不若仍讀如字而闕其義。爲無害矣。

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服器兼用可也。至於官數。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則魯焉能兼用乎。孔疏云。蓋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此疏亦不明白。方氏遂謂魯用四代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此說尤不明白。更不及孔疏雜存之語爲渾矣。然疏云。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使魯有之。誠雲莊所謂臆說者矣。竊由諸家之解釋之。當是魯兼周禮。其於四代官制數目名類。必有紀載之詳。凡他國所不得悉攷者。魯方策具有其籍。猶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之類耳。然所云周三百者。亦但舉其大數言之。固不必如鄭注謂記時冬官亡也。亦不必援尙書周官之文與此互相核較也。

喪服小記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儀禮賈疏。竹經寒溫不改。桐內心。同於父之說。固未知其所本。然於義尙無害。至孔疏謂母喪外被削殺。服從時除。以此解削杖之義。不思儀禮喪服篇所謂爲母期者。專指父在不敢伸其私尊而言耳。此經削杖桐也。則泛論母喪□專指父在時言之。何以云服除削殺耶。此疏於義有違矣。○謹按。父在爲母期之文。在儀禮喪服篇。其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禮經喪服正文。雖今定制爲父母皆三年。此喪服篇父在爲母期之文久不遵用。而既列於禮經之篇。不但不可輕議。亦無庸致疑詰難者矣。惟是禮所以著於經者。以其協於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也。末學豈敢云疑乎。而揆諸天理人心。實有不敢不言、不得不言者。謹僭質其附記之說於此。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

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此喪大記二條。亦猶儀禮喪服篇。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妻之文也。嗟乎。此則因其父在而喪母與喪妻同等者也。且此疏不嘗引三年問篇乎。三年問篇不嘗引孔子答宰我乎。請問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專指父之懷乎。是專指父沒而在母之懷乎。程子曰。古者父在爲母期。今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程子此條。愚竊擬附注於下云。子之於父母。猶王者事天地也。既祀天於圜丘矣。而又祀地於方澤。將亦云國有二尊乎。故齊衰之服次於斬衰。是卽有差等矣。是卽足以明母之稍殺於父矣。若果儀禮喪服篇父在爲母期之文實出於周公孔子也。而何以中庸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一、則無二致可知也。論語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則無異制可知也。然而爲喪服作傳者。必反覆申其義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竊嘗繹之。何謂達子之志。亦曰天理人心而已。且如其無子。則宗祀之重。固不必待三年矣。如其有子。子之年長。能自成立矣。則父不再娶可也。子之年幼。不能自成立。則必待三年後娶。曰、以達子之志也。可乎。卽其子長能成立矣。而父之家事不能不再娶。而必曰待三年以達子之志。則爲若子者。既哀母於衷不甯矣。又忍視其父之遲待不娶而更加不甯焉。且爲之父者。家計不得不再娶。而限於欲達子志而姑不娶。是父自抑其情也。抑其情者卽僞也。爲之子者。心欲爲母三年喪也。乃限於父在而姑行期年之服。是子自制其哀也。制其哀者卽僞也。立一制而使人父子俱入於僞。聖人所不爲也。疏又引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

志而言三年也。按昭十五年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疏引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妻服齊衰期。而言三年者。喪服杖期章。有父在爲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又按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注。今王既葬而除。譏其不遂。合此左傳與儀禮喪服篇觀之。則父於長子得行三年之服。夫於妻亦得行三年之服。惟子於父在爲母。則不得行三年之服。蓋在儀禮喪服傳。亦止云父欲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而晉叔向因此義。遂謂王於后得行三年之喪服。是則又於儀禮喪服夫爲妻期之外。而又擴充爲夫爲妻服三年喪之說矣。由喪大記之言。則爲子者視母喪與妻喪同等。更由左傳叔向之言。則爲夫者甚至爲妻行三年之喪服。所貴乎稽經傳者。得乎天理人心之安而已。而上下出入一至於此。此而猶曰必尊信、不敢致疑乎。夫叔向之譏周王。特因其除喪太早。故爲此抑揚軒輊之辭。不嫌於充類至盡言之。而儀禮喪服篇、初無夫爲妻服三年之說也。其疏必引左傳以證達子之志。則益信古籍散見雜出之文、不可以一概傳合通徹畫一者。抑又聞之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一條曰。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此條亦因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之義演出之者。此經云。祖父卒而后爲祖

母後者三年。此句卽儀禮喪服篇父在爲母之傳記也。劉表、後漢人。則由周末以後。演說經制之文出於師承者。異同搘拄亦何可勝言乎。宋節孝處士徐積曰。儀禮有決非出於聖人者。夫禮者出於人情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而爲之耳。徐氏斯言。可見人情卽天理之至矣。謹附識於喪服小記之卷前。而於喪大記篇不更贅焉。○近人顧湄曰。古禮。父在爲母齊衰期。至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元宗時。盧履冰請復其舊。惟褚無量是其議。諸人爭論連年不決。然至今行之不改者。情固不可奪也。胡氏以爲武氏躋地尊天。持陰敵陽。乃淩滅夫宗。獨御四海之義。是則然矣。然人子於父母甯有二乎。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安在其隆於父而殺於母乎。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故三年之服。以伸人子之情。乃天理人情之至。庶幾善變古者。何得以出於武氏而非之哉。按杜佑通典。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倫。今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議云。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

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闕彌多。會禮之家。名爲聚訟。甯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傳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爲律。後主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伯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雁圭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墨劓宮刖。今何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衞。朝聘有數。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冠冕大裘。乘車而戰。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皆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慟心可爲痛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爲母重於父。據齊衰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慚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年。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幷嫁叔舅婦之服。諸司所議同異相參。竊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所謂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是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理。故父加至再周。父在

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同父歿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自是百僚議不決。至七年。敕曰。唯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有既周而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議者是非紛然。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遂爲成典。謹案。此至今依父在爲母三年者。始於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之定五禮也。非始於武后明矣。況以盧履冰疏所云防婦奪政者。此自在人君持綱紀耳。豈由父在三年之母喪乎。所云三從之義者。此自專爲婦人自處之道言之。豈得以例其子之父在爲母喪服乎。況心喪三年。乃弟子事師之誼。而以父在爲母等諸弟子事師可乎。諸人執此者。皆不知專守論語三年免於父母之懷。三年通喪之至情至誼。而顧執定喪服傳之必爲子夏作。必爲周公所制。不知喪服之爲子夏作者。若果古有實證。即孔穎達何至援公羊傳設爲問答之文法以證之。則其本無實證可知矣。以喪服傳之必出於子夏。尚無實證。而謂其必出於周公所制。初無實證。愈不待言矣。愚所以不敢不質以宋節孝處士之言。願與天下爲人子者共相質證者也。

山陰陸氏、石梁王氏諸家。皆謂禮不王不禘五字。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在後也。愚竊以文義求之。此記與大傳不同。大傳記祖宗人親之大義。從禘祭說起。故必先言禮不王不禘也。禮不王不禘三句。蓋經師相沿之說。非作記者所自爲也。大傳次節即言牧野之事。又次節言南面治天下之事。故

其首節必先言禮不王不禘也。若喪服小記篇。專言親族服制之義。上節正言親親之等殺。此節以祭禮推本言之。無緣先言不王不禘也。故記者補述不王不禘一句於後。以終言禘祭之事也。鄭孔必以禘爲郊天。又必以始祖爲感天神靈而生。則於本經言親親之義何涉乎。又不特言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其妄不足信而已。

禮記成於漢儒之手。康成實漢儒言禮之宗。其於經訓師承。苟有可以徵實之處。豈其好爲立異。而爾日必以禘爲祭天者。足見趙伯循追祭始祖之父於始祖廟之說、於古無實徵也明矣。近日無錫顧復初氏、力駁趙伯循之說。謂四明萬氏守禘嚳之說。蓋泥於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也。此顧氏之特見。深有合於經義矣。竊嘗繹之。夫祭法與國語小異而大同。而皆與史記相互證。今合國語與祭法攷之。惟夏后氏禘黃帝。郊鯀。祖顓頊。宗禹。此內無帝嚳耳。殷人則祭法禘嚳。國語禘舜。韋昭注曰。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祭法國語皆云殷人郊冥。韋引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此準周人郊稷義也。然契稷實非帝嚳之子。顧氏辨尚未詳也。小司馬索隱引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又云。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此猶是顧氏所已採者。而月令高禖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疏引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又儀禮喪服傳疏云。據鄭義。帝嚳後世妃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殷之先母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據此。則鄭孔皆明

言契稷非帝嚳子矣。史記載顓頊父曰昌意。至舜七世鯀爲顓頊之子。果如此。則堯是舜之高祖輩行。而何以云釐降二女乎。且如此則禹與堯同輩行。而舜乃禹之元孫輩行矣。索隱云。世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世系殊懸。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合此數條。則所謂舜爲顓頊六代孫者。亦恐有傳譌矣。竊嘗通驗諸家之說。如喪服傳疏援鄭義云。姜嫄。帝嚳後世妃。而生民鄭注。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毛傳。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大戴記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元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同、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若稷契卽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以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於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使稷契必嚳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不然明矣。如嚳爲稷契父。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

其聖父。而周何殊特立姜嫄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其美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驗此孔說。以毛信大戴記、史記。俱言堯稷契皆嚳子。而鄭信緯候說。以稷契非嚳子。似緯候不及家語、世本、大戴記、史記之爲正矣。然大戴小戴同撰禮記。則何怪祭法之同於大戴記乎。準斯證之。則儀禮之喪服傳。殆亦沿漢儒所傳家語世本大戴記之文矣。雖其篇題云子夏傳。必有所受然。孔疏亦僅援公羊設問之文體以實其爲子夏作。則別無證據可知矣。卽使經師授受相傳。出自西河。而中間豈無漢儒增竄之處。顧氏與祭法國語並致疑者。非妄也。惟是喪服傳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一語。實爲趙伯循所的據。蓋伯循之說。一則未嘗詳攷於稷契非嚳子。二則未嘗精究於不兼羣廟之說之不得其安。三則並未嘗審愼詳度於大傳小記之文也。謹按。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爲親親之殺言之也。非爲禘祭言也。其云而立四廟者。高、曾、祖、禰之四廟也。此明高祖以上不立廟。所以王者有禘之大祭焉。禘者、諦也。遞也。審諦昭穆世次而合祭之也。王制疏云。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據此言。禘則豈有不兼羣廟者乎。必如此與祫祭同。乃爲審諦昭穆也。若不兼羣廟。何以爲審諦昭穆乎。且審諦昭穆者。是因高祖以上既不立專廟。慮其世次久遠而紊淆之。故制此大祭之禘以審敘昭穆也。若云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又何昭穆之可審諦乎。大傳、小

記、所云以其祖配之。卽謂以立廟之高曾祖配之也。此祖字非必指始祖言也。惟以喪服傳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一語。則此云其祖者。有合於喪服傳之文。又合其下節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干祫及其高祖。則此首節祖之所自出。爲趙伯循據以立說者耳。然由康成注禮經之歲至伯循時。已歷六百年之久。中間無有指爲祭始祖之父者。又四百年至朱子。始遵用伯循之義。計此千年以上。以鄭康成之淹洽禮說。若果有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康成甯不聞之。而必嗜爲祭天之異說乎。今鄭氏以禘指祭天之說。學者旣皆知其不可信。則此大傳小記禘所自出之文。闕而勿質焉可矣。趙伯循乃又演爲不兼羣廟之說。又爲魯祭文王於周公廟之說。以末學之愚見。此等處不若愼言之爲愈也。

大傳、小記、喪服傳、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或出於漢時經師所承。非無自也。然而禮記成於漢儒之手。後漢書禮儀志。建武時張純所陳禘制。但言合食太祖。諦諟昭穆。未嘗言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唐貞元時。太常卿裴郁疏引晉孫欽云。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又云。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此自漢唐以來。議禘制者。皆未嘗云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豈漢唐諸儒皆未嘗讀大傳喪服小記乎。然猶可曰。彼皆惑於鄭康成以禘爲祭天之說而致此耳。至若昌黎韓子禘祫議曰。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以韓子博求禮制。豈有不讀大傳小記喪服傳者。亦豈有滯礙於鄭康成祭天之說者。而其言如此。初無一語援及古禮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然猶或曰。昌黎未必知其時有趙伯循說也。趙伯循解經之時。昌黎始生。至於朱子韓文攷異云。韓公

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百世不遷。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報本反始之意。可爲萬世之法。竊按。朱子既遵用趙伯循之說。則其亟推昌黎禘祫議。亦必援古說以申之。而何以朱子之於韓議。亦無一語援及大傳小記喪服傳乎。顧復初氏但知唐時從戶部尚書王詔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而尚未知當時韓子議禘何以不援及禮文。朱子何以既遵趙伯循說。而於韓議亦不援禮以證之也。總之。殷周以上。或有禘及始祖所自出者。世遠難稽矣。而漢唐以下。祖系遠近世次。攷核不能盡同。原不必概據此以爲定制也。今若必因此以盡疑大傳小記喪服傳之文。固非闕疑之義。而必執此以爲禘禮正訓。乃至變改審諦昭穆之說爲審諦始祖所自出。甚至必執此而謂不兼羣廟之祭。則是後人推測。多生枝節者爾。

近日無錫秦氏五禮通攷云。禘訓諦訓遞皆謬。惟以禘字从示从帝。商周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之帝則帝嚳也。卽虞夏三代之所禘亦黃帝也。故禘从帝。近取卽是。何用他求。愚按。此就禘字取訓。不知說文、禘、諦祭也。是審諦之義乃古訓也。不聞以享帝取義也。且說文云。从示。帝聲。帝取其聲。非取義也。今人讀說文。多不知从某某聲之爲諧聲矣。秦氏通攷。於禘義未爲精審。此條訓字義尤支離。恐有執以駁古訓者。故附及之。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注。此句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陳雲莊集說從之。然陳本此條卻仍

依舊本。以鄭義注於下。不比玉藻篇之改竄矣。惟未明言出鄭耳。此可見陳氏集說初無一定體例。所以秀水朱氏詆爲兎園册子也。

復與書銘一節。鄭注。此謂殷禮也。孔疏因有殷無世繫、六世而婚之說。然孔亦未言所出何典也。大約鄭氏於可疑者。每託於夏殷之制。此等處姑闕而勿質可矣。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疏亡、無也。陳雲莊據此謂亡音無。是也。陸釋亡如字者。非也。

大傳

喪服小記、大傳、二篇。皆因儀禮喪服傳而作注。疏據鄭目錄云。記祖宗人親之大義。草廬吳氏曰。儀禮十七篇。惟喪服篇有傳。此篇推廣之。不逐條釋喪服而汎說。故名大傳。此二說於篇名大傳義。皆可通也。至吳氏以易繫辭傳又名大傳。爲此篇之據例。則伏生之尚書大傳。亦是不釋經而汎說者。何獨遠擬於易繫辭傳乎。喪服疏云。傳內更云傳者。是引他舊傳以證之。則先後記錄皆得名爲傳耳。而奚遠擬爲乎。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此卽趙氏有功見省記之義。而省記義較勝也。陳雲莊訓省問。非也。黃氏日抄。有勳勞見省錄。亦用趙氏葉氏說。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按此經言不以卑臨尊。則文王未追王以前。其爲西伯是諸侯無疑矣。卽使漢儒緯候諸書。有文王早自稱王之說。猶當據此經之文以駁正之。鄭注乃必援文王早稱王以解此經。而疏因引緯候以證之。其寡識有如此

者。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相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按喪服小記疏云。婦人不知姓則書氏者。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喪服小記此疏。卽緣大傳此經文而云爾。竊謂鄭康成每於禮難究者。輒曰此夏殷之禮也。故孔疏因大傳此文。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遂謂其上問辭是據殷法而問也。然大傳此文。鄭注固未嘗目爲殷禮。而孔疏又何據而目爲殷禮乎。又何據而目婦人不知姓則書氏爲殷禮乎。大傳此條。自是作記者自設問答。以明周制如此。與殷禮何涉。○若果殷無世系。久而不知其姓。則六世男婦皆不得其姓矣。奚獨婦人不知姓乎。喪服小記所言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蓋謂或婦家出式微。或宗族寥落。難以具攷。偶不知其姓耳。豈六世親竭之謂乎。學者嗜爲博取。每援彼以證此。而不知言禮之家最難者旁證也。可不愼諸。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此節輕重字。卽上節從重而輕。從輕而重之輕重字也。輔氏說之詳矣。鄭注、孔疏、乃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失其解矣。大約漢唐之儒。於理路不甚豁然。安得不賴宋儒起而正之。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石梁王氏以位也二字自爲一句。於義似可通。然經文實未必如此也。蓋此節在於明宗族之義。不在明位之尊也。若使此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爲句。位也二字

又自爲句。則是此節神理注在明位之尊矣。是以愚意經義未必如此耳。古書文法正有不能以後人行文之法概律之者。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鄭氏此注與詩毛傳正合。而疏乃引詩箋不同。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不知此自當以禮注爲正。不當蔓及詩箋也。已具周頌附記條內。

少儀

衞氏集說引張氏曰。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小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雲莊集說引王氏曰。曲禮之類。非幼少之少。按此篇曲禮之類是也。但謂非幼少之少。則王氏意所謂曲者。卽張氏副意。此皆仍卽注疏小威儀之說矣。此篇題曰少儀。自以朱子及方氏說爲是。

山陰陸氏曰。不得階主。亦辭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耳。邵氏囦曰。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爲之階主。按此當爲定說。階謂卽席升階之階。主者指引之謂。注疏皆未安。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疏司徒主國之事。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又檀弓云。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按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疏引皇氏說。謂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此條疏旣駁皇氏說。而謂其家臣司徒敬

子。稟承主人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則未知大夫私家之司徒亦如公朝司徒有下士否也而此少儀疏。亦謂是主國事之司徒。則又與所引隱義公卿有司徒之義不同。周官節目之詳。固無可攷正。恐經師不無演說矣。

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少儀。毋拔來。毋報往。鄭注皆云。報、讀爲赴疾之赴。疏。赴、猶急疾也。此二處於義皆合。學者皆從之。黃氏日抄。於報葬報虞云陸如字。於報往則直云今如字。衞氏集說。報葬兼載陸氏說。報往則兼載講義及方氏陸氏胡氏劉氏諸說。蓋皆於鄭之破字若未安者。然鄭之讀赴。實亦無所證據。朱子雖從鄭說。亦但得其大意已爾。

言語之美節。注謂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又謂匪匪讀騑。齊齊皇皇讀往。此則鄭氏改字順手。不問其義云何而直改之矣。此改經耳。何云注經乎。皇侃稱鄭讀往云。孝子祭祀。心所繫往。然地官保氏後鄭注。皇匪皆未嘗云讀往讀騑也。此則又不盡用所破字以爲注矣。蓋鄭氏注釋互見者。亦初無義例耳。

未嘗不食新。嚴陵方氏謂秋祭曰嘗。不及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義爲正。

隱情以虞。鄭注謂。思念己情。不及陳雲莊隱密己情義於軍旅爲切合。

祭左右軌范。乃飲。少儀此句。與周禮夏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其義一也。少儀之軌。卽大馭之軹也。少儀之范。卽大馭之軌也。孔疏所云車兩轄頭。是轂末之軌。其字車旁著九也。攷工記。經涂九軌。是車轍之軌。其字亦車旁著九。與此同字而異事也。周禮大馭之軌。謂式前之範。其字車旁著凡。與少儀之范同字同

事也。釋文。軌、媿美反。而板本誤以軌字右旁九譌作丸。遂致與軌右从凡相混。故不可不詳辨之。至於詩邶風。濟盈不濡軌。則原是軌字。从車从九。而少儀此疏引作車旁凡字。則由毛傳而致誤矣。詳見詩附記。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此句陳澔集說本少一南字。則不可通矣。亟宜添正。

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今板本皆作箇。宋本作个。黃氏日抄。從宋本作个。注。折、斷分之也。釋文。箇、古賀反。下同。分、方云反。又扶問反。本又作箇。古賀反。舊本釋文云。本又作个。古賀反。按釋文此句。謂注折斷分之也句一本作个之也。分个字形相近。是以一本分作个也。其上句釋經文箇古賀反。亦是个字。後人嫌其省筆取易而改箇耳。然則經文九个七个五个从个爲正矣。

禮記附記卷第五

學記

鄭目錄云。學記者。記人學教之義。於別錄屬通論。而雲莊集說。於此篇首。獨載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雲莊集說內。採石梁王氏之說。頗皆持論甚正。而亦不具言王氏名字出處之詳。又不見於他書。此人竟湮沒無攷矣。然要是宋後學者。知究心貫穿義理而不知攷據者耳。卽如此篇。鄭目錄已云通論。則其體自如此。豈必專執大學言綱領條目以概繩之。若必因有大學篇之實功。而謂此篇爲空泛。則古樂經今更無存者。又將議樂記爲空泛乎。

就賢體遠。鄭注。體、猶親也。疏申之曰。謂才藝廣遠。能親愛之也。此注疏於遠字義不誤。若必如朱子云。遠、謂疎遠之士。則上節求善良豈其專指近習言乎。釋此一句。而幷使上句有漏義乎。竊謂前節發慮憲、求善良、分二層者。上言謀度。下言親賢也。此節就賢、體遠、亦分二層者。上言親賢。下言謀度也。蓋言就賢則親近師資。不止求善良也。言體遠則圖度廣遠。不止發慮憲也。體非親愛之義。中庸體羣臣、對敬大臣言。與此不同。○上節先言發慮憲。後言求善良者。因謀度義理而及於求賢。故其所入較淺。下節先言就賢。後言體遠者。因親近師資而圖及廣遠。故其感發較深。○民字對衆言。則盡乎人矣。俗字對遠言。則又不止言遠矣。如此方見化民成俗四字包括精蘊。

術有序。鄭注。當爲遂。聲之誤也。按。春秋傳。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作遂。是術遂字古有通者。然鄭云聲誤。則又非僅古通用之謂矣。孔疏曰。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此卽申鄭注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之說也。蓋鄭氏之意。由家而廣及於黨。由黨而廣及於遂。由遂而廣及於國也。孔疏又云。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於六鄉舉黨。六遂舉遂也。據此。則於六鄉舉黨。尙是就其近者言之。六遂舉遂。更爲就其廣者言之矣。惟是遂之立序。不見於他經可證。則鄭之破術爲遂。雖其義可通。而究無實據耳。至若陳澔集說云。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按。周禮地官。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據此。是二千五百家爲州。陳澔欲廣其說。而改云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可乎。且所引周禮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是地官州長條下之文。非鄉大夫條下文也。鄭注云。序、州黨之學也。疏。案下黨正亦云食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據此。則州亦有序。黨亦有序。而禮記學記卻云黨有序。此特其文各見云爾。若陳氏必執地官射于州序改術爲州。則亦將執地官黨正飲酒于序改術爲黨乎。陳氏此條。既誤引鄉大夫。又誤增萬字。又不知州與黨同有序名而妄自改字。其視鄭氏無證據而改字者。失更倍甚矣。今坊間讀本。沿習於術字圈平聲讀。州則又不如依鄭作遂矣。然愚竊謂周官、戴記、各記所承。初不須處處互證。必使條件皆歸畫一也。說文。術、邑中道也。管子度地篇。百家爲

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則術字非無所出也。雖術之有序。今無可攷。而鄭注謂遂有序。顧亭林雖亦力融其說。然又何嘗有定據乎。自仍讀如字爲是。

孔疏。每閒一歲。鄉遂大夫。攷校其藝。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按此疏申注義。得之矣。但注云閒歲攷學者之德行道藝。此德行道藝四字。於下文離經辨志諸項。無所不該。疏止取一藝字言之。則漏略不備也。疏又剖辨鄭氏與皇氏說。此中年攷校。或云是周禮。或云非周禮。則又多生枝節。總坐鄭注不應引周禮三歲大比語耳。所以愚謂諸經各記所承。不必彼此互證。皆使之歸一者也。中年攷校。攷校卽下四視字。中年攷校。總言之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又遞析言之也。衞氏陳氏二家集說。皆載朱子語。而陳氏獨取其所說每句上二字是學。下二字是所得處云云。不知此在朱子。特就離經辨志句舉似之耳。亦不必立此爲四句之語例也。

蛾子時術之。長樂陳氏。及黃氏日抄。雲莊集說。皆以術爲述。注疏無此說也。鄭於祭義術省云。術、當爲述。而此經蛾子時術。則鄭未嘗以術爲述也。孔疏作學術之義。亦與述不同。此等處正宜愼之。

大學始教。大學之教。大學之法。此數節皆特提大學言之。舉大學以該鄉黨庠序也。此七者。鄭注云。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此言其義七。極明白矣。雲莊集說引劉氏說。以七者皆指大學之事。則執滯矣。七者自各舉一事。不相承接。雲莊云。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三篇。非也。宵之言小也。訓義爲小。非謂字與小通。雲莊云。宵小通。非也。肄三官其始。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鄭

注。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非也。

愚方謂禮經諸條不當取以合證者。則未卜禘不視學、必以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一節證之也。文王世子曰。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按此言禮之大者。正與禘大祭義相應也。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也。春秋文二年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謂三年祫、五年禘也。許愼說文曰。周禮。五歲一禘。爾雅釋天。禘、大祭也。鄭注。五年一大祭。王肅最不信鄭者。亦以禘爲五年之祭也。此篇方氏、輔氏、亦皆以爲五年之禘。而此處鄭注止言大祭。轉覺言之未詳。孔穎達於周頌雝疏。固已詳言五年之禘祭。而此疏乃云。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此視學非天子大禮視學也。孔疏此條。蓋恐言五年一視學。於教學之義。似太疏遠。而鄭又未詳言。故孔疏遂不敢直以五年之禘實之。而不知游暇學者之志、正是在五年一禘時也。陳雲莊集說。亦從五年爲解。此更無須致辨者也。○惟其禘是大祭。視學故大禮。所以必言卜也。若四時之禘。常行之禮。則不須如此鄭重言其卜矣。馬氏曰。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爲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且恐人疑其需至五年之禘。爲期久遠。故爲申明之曰。游其志也。若一歲之內。未禘之前。則不必以游其志言之爾。

疏申鄭義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爲禘祭之後。乃視學攷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按此數語。知孔疏本無確見也。蓋因鄭注此條。未詳言其爲五年之禘。而孔氏之意。又似覺以五年爲解。嫌其時太疏闊。故於此數語兩歧其辭。一則曰當

祭之年。當祭之年云者。卽鄭氏五年一禘之說也。孔疏先著此句。既乃復以下文續解。一則又曰。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此句亦字。實是歧出之。見衞氏集說載孔疏。乃刪其上一句而專存此句。則亦字益不可解矣。以下則因其歧說祭年與不當祭年不甚貫注。是以徑謂視學非天子大禮。然若果如其說。則當刪去其上云當祭之年四字。而後其意乃貫也。故曰孔疏本無確見也。後之解是經者。若嚴陵方氏、慶源輔氏。皆非若孔疏之墨守鄭義者矣。而其說皆以五年一禘解之。故此經之義。仍當以鄭氏原說五年一禘爲義。無疑也。學記篇在小戴記中爲最醇者。則知經凡言禘大祭者。皆實五年一禘無疑也。然而鄭氏注於此條不明著其爲五年之禘者。抑又有說焉。此經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非以五年之期爲游其志也。所謂游其志者。專在屆禘祭之本年言之。此志字卽士先志之志。卽志正體直之志。蓋視學者。擇士之賢才。俾得與於祭禮也。今當屆大祭之年矣。其肄習在學之士。皆得與於擇士之典矣。先王則於此時寓涵濡教育之思焉。於此善韜養漸摩之法焉。若在時祭之禘。何煩以卜日之典再三愼重而爲言乎。惟其久未舉行之大祭。至是乃於大禮之先寓教士之精意。故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此間在學之士。當何如濯磨其志。敬愼其志乎。此方是大學之教也。祭禮學禮。咸視此矣。豈僅曰游暇已乎。○此全在卜字看得精微。乃於未字說得圓徹。用宋儒之心眼。以研覈漢學之實地。乃爲得之。若依諸家之說。則直云未禘不視學。何須加卜字乎。

注、疏、大學之教也時六字爲句。教必有正業五字爲句。退息必有居五字爲句。學又自爲句。此舊說之必

不可從者。朱子改從大學之教也五字爲句。退息必有居學六字爲句。不可易也。惟是居學朱子謂如易之言居業。竊謂此則有辨。易文言所以居業者。以修辭立誠爲修業之實功。居猶執守之義也。此居學則居字卽承退息言之。與易居業之居言各有當矣。陳雲莊集說云。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此語最當。鄭注。博依、廣譬喩也。依、或爲衣。此則鄭注並無依讀於豈反之說。至陸氏釋文乃云。依、於豈反。注同。此陸氏之說。讀依爲於豈反。然陸氏亦未言依讀綺也。說文。依、於稀切。倚、於綺切。是倚非於豈反明矣。陸氏甯不知豈綺之不同音乎。而孔疏乃增成之云。依、謂依倚也。此乃於鄭注依廣譬喩句加倚字矣。按說文。倚、依也。从人。奇聲。於綺切。依、倚也。从人。衣聲。於稀切。此二字相連爲文。此卽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必無依又讀倚之理。卽倚字亦不當讀於豈反。而何以依字讀於豈反乎。在陸釋或有別據。云讀於豈反。亦未言讀倚。而何以孔疏直訓倚乎。山陰陸氏、援書聲依永。謂依讀如字。此說是也。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竊按。雜服指冕服皮弁。此於雜字固不甚雅馴。而亦不甚該括。不知冕服皮弁何以言雜。且冕服皮弁之類皆有定制。又各有職位時地之宜。亦不知何以言學也。橫渠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此於服字兼寓服習之義。於雜字既周而該括。而於學字亦切當矣。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此卽張子興起也之說。並無興讀虛應反之說。不知陸氏釋文何以云興虛應反也。輔氏云。興如舊音。而陳雲莊集說既以興起爲解。又云興去聲。則何也。

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進爲句。從吳草廬讀是也。訊、釋文又作誶。王伯申曰。訊、誶、皆告也。非問難也。謂強聒告語之也。隱其學。注疏謂隱沒其師學。朱子謂以其學爲幽隱難知。輔氏謂隱痛不安。此三義似皆未然。朱子謂以其學爲幽隱。此卽鄭氏注謂師有所隱之義。然此是鄭氏解上句不盡其材。非解此句隱字。

愚竊按。此節對上節言。此隱其學對上節安其學言也。上節安其學故曰不反。謂入其中而不畔去也。此節隱其學。故曰去之必速。謂畔於外而非其學也。蓋此謂隱其學者。教者之術既與學者相悖。則學者之所安卽與教者相違。隱其學隱字。獨言揜匿也。至此時。學者外其師授而自有所習。揜匿其所授而反疾其師矣。此句學字宜合本節通徹觀之。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經義何嘗指年歲言乎。後人又因鄭注而援及內則七年八年十五二十三十諸義。或又辨正鄭注二十之義。其實鄭注內如此紆滯者。若上節教人不盡其材。鄭注引易兼三材而兩之。豈能一一悉爲刊正乎。至若此節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經此句言資友。而注此句言不並問。則是於演說自生支義。又非前數條紆滯之比。

扞格。鄭注格、讀如凍洛之洛。疏今人謂地堅爲洛。釋文此二字並从氵。或水旁作。非。盧氏攷證載段氏云。說文無洛。有垎字。水乾也。玉篇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垎、竭也。此註洛當作垎。愚按玉篇洛、澤冰皃。而玉篇垎土乾也。亦引說文云水乾也。則此字在說文內當或卽是洛字。然說文所無之字。亦尙有見於經傳者。不得因說文所無而輒改之也。不得因說文之垎當卽是洛。而幷欲改釋文。幷欲改鄭注也。盧氏攷證

載段說此條所宜刪去者也故附辨之釋文或水旁作非宋槧亦然校本改云或作水旁非

燕辟廢其學釋文辟音譬此從鄭注也當依朱子改音僻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此字上宋本及諸本皆無其字陳澔本有其字應刪注疏及諸家皆言三代聖王皆能擇師又兼溯唐虞謂堯舜禹湯以來人君皆好學從師按此當引文王世子篇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之謂也文王世子篇此段正與此記能爲師能爲長能爲君義相應也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注引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文內有與大戴記小異者孔疏云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又云或後人足之又云鄭所加竊按孔氏所見大戴禮記唐初之本亦與今行板本同然孔氏既云鄭或見古本則並存以資攷可矣豈必竟以鄭所加爲斷耶

相說以解釋文說音悅朱子謂說讀如字自不若舊說爲當也從容鄭注從讀春春容謂重撞擊也鄭注春容之義或別有所本然鄭亦未詳言其來處也孔疏每一春而爲一容容字又不知作何解矣朱子謂餘韻從容而將盡者竊謂此句盡其聲正是暢發其所欲宣之義豈可以餘韻將盡言乎陳雲莊謂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此說是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一節因上節善待問善答問而言之聽語卽叩鳴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此句是補聽語句未盡之義非此節正義也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二句是反覆申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二句之義亦非此節正義也此節只

有必也其聽語乎一句是正義爾。嚴陵方氏、謂聽所聞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此將二句平看。俱作正義。迂滯甚矣。○今行世注疏板本。載釋文。語、魚據反。下同。然釋文原本云。語之、魚據反。下同。所以陳雲莊集說。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也。孔疏云。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然鄭注必待其問乃說之。鄭注卻未嘗以聽語作如字也。方氏、李氏諸家、亦皆以聽語語字作去聲。則今板本語魚據反。直作刊定釋文可矣。

五聲五色。比義也、五官五服。正義也。五官五服。既皆正義。則五服屬之親族。卽以五官屬之身體可矣。長樂陳氏、永嘉戴氏、雲莊陳氏、皆主此說。然以下節大德不官。合諸上節爲師爲長之義。則孔疏金木水火土五官。卽橫渠天官地官之義。記者以五成文。不必泥周禮六官之大數矣。

或源也。或委也。疏載皇氏說。非也。自以後引或解爲定說。○此節與上節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正相對。上節良冶良弓駕馬三事在前。此節祭川先河後海在末。而以正義不官不器置前。不獨文勢之變。亦見全篇結義正喻兼收德行道藝經濟文章。千萬世爲學之要。盡在斯矣。

樂記

困學紀聞。引胡氏寅曰。樂記、子夏所述。又引胡氏云。樂記、子貢作。閻若璩曰。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全祖望曰。致堂以爲子貢作者。或傳寫之譌。按胡氏以此篇出子夏。又云子貢者。蓋見篇內有二賢問答語而意度之耳。非果有所據也。何焯曰。張守節

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也。

孔疏。按鄭目錄。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其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按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疏又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爲樂本。從此以下爲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按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疏又曰。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言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謹以劉向別錄次第。合史記樂書及今行注疏本。具表如左。

劉向別錄	史記樂書	今行注疏本 諸板本同
樂本第一	樂本第一	樂本第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同	同	同
樂論第二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至則此所與民同也	樂論第二 同	樂論第二 同	樂論第二 同
樂施第三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樂理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云樂云	樂理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理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
	劉向別錄本作樂理皇侃作樂禮熊安生作樂體張守節作禮樂	孔疏作樂禮	
樂言第四 按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此篇當從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句起至是以君子賤之也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則所以贈諸侯也按樂也者施也至則所以贈諸侯也今在樂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止但劉向別錄鄭氏所據其本不可得見而今孔疏惟據皇氏義疏之本樂言篇從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句起至君子賤之也止皇侃梁大同四年表上之本又在鄭氏後三百餘年恐劉向別錄之本不如是也似以史記漢書爲正

象篇之末史記樂書以此系於樂施篇之末

樂理第五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云

樂情第五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樂言第五

今所見注疏本樂言篇從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句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止但此是孔穎達疏據梁大同助教皇侃之本而鄭氏所原據劉向別錄之本不可見矣史記漢書

樂情第六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樂化第七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樂言第六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是以君子賤之也

樂象第七

凡姦聲感人至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按今注疏諸本此下有樂也者施也至則所以贈諸侯也十四句史記樂書系於樂施

皆從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句爲始自孔疏不加詳攷惟皇氏是從後來諸本皆沿孔疏而不知合史記漢書以參質之蓋唐宋以後解此經者皆不復問此十一篇之舊矣

樂象第六

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情第七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樂象第八 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	篇末	魏文侯第八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賓牟賈第九 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樂化第八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賓牟賈第九 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師乙第十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	魏文侯第九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化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魏文侯第十一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賓牟賈第十 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師乙第十一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
	師乙第十一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	

奏樂第十二
樂器第十三
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
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
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
招本第二十一今注疏板本皆作昭。宋槧作招。
昭頌第二十二
賓公第二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凡樂六家。首列樂記二十三篇。即此劉向所校二十三篇也。藝文志曰。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賓公。年百八十歲。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

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王定。孔疏作王度。二十四卷記。孔疏作二十四卷樂記。按。漢志以劉向所校二十三篇列爲樂記。此下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則此句云獻二十四卷記。蒙上河間樂記之文。自以漢志省去樂字爲得之。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隋書經籍志。劉向攷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敍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陸德明經典釋文。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攷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此條陸德明所引陳邵者。下邳人。晉司空長史。此與隋書經籍志同在唐初。各職所聞。隋志則云小戴刪爲四十六篇。陸釋文則云小戴刪爲四十九篇。而隋志云馬融增益三篇。釋文云馬融盧植攷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此釋文所云攷同異附篇章者。卽隋志所云增益者也。一則云四十六篇。一則云四十九篇者。則此內分合同異。先後附益之詳。不可得而臆知矣。據劉向校經籍在漢成帝時。而后倉在宣帝世。二戴皆其弟子。則小戴與劉向相去不遠。而樂記孔疏云。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以樂禮爲第三者。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釋孔疏此條。是鄭目錄自依劉向

別錄之篇題。而鄭所注者。則是馬融所益之本。即釋文所云盧馬之本也。所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又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此陸德明自注於所引陳邵條下者。據此。則劉向別錄之四十九篇。與小戴之四十九篇。名同而實異。而陸氏釋文與隋志皆在唐初。各舉所聞。未可因小戴有四十九篇之題目。而遂疑隋志四十六篇之傳譌也。班氏藝文志。不具大小戴記之篇數。而於樂記分著劉向之二十三篇。王禹之二十四篇。則今禮記內之樂記十一篇。實出於劉向。而非出於戴聖也無疑矣。非出於戴聖。而今入於小戴記中。則其爲馬融所增益亦無疑矣。惟是小戴氏去劉向不遠。而褚少孫爲博士。在元成之間。相去亦不遠。而史記樂書所取樂記。亦自樂本訖於師乙。若與小戴記內所取之樂記適相證者。然其中又自有前後移置互異之處。而劉向當時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安知此十一篇非於中又自爲連系者乎。無論小戴氏刪定時是四十九篇。何以又相傳是四十六篇。其間錯互歧出之故。不可臆知。而要之此樂記十一篇連合爲一篇。非小戴初刪本之所有。則無疑也。究其斷取此十一篇合爲一篇。出自何時何人。則孔疏所云、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仔細不可委知者。是也。孔氏在唐初。已不能知。而況後儒乎。但此記今既連合爲篇。則讀者不可不知其十一篇之舊次。今謹分系表出之。而於臨川吳氏之改定。則不敢置論焉。

樂本篇第一

變成方。謂之音。注方、猶文章也。疏申之曰。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此疏尙未明白。陳氏暘曰。方者。

音之節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又衞氏集說曰。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爲金石。爲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爲絲竹。爲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迴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此二條皆足明方字義矣。蓋此方字是方位方向之方。陳雲莊不得其說。乃云變而成歌詩之方法。謬矣。又謂成方猶言成曲調。似可通。然成方謂之音。自在成曲調之前。未可遽以成方爲成曲調也。

首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次節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又次節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皆一義而次第相發。孔疏解次節云。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此猶之其下節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謂音生於人心耳。乃方氏苞不讀孔疏。謂樂者音之所由生。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此以後人作時文之句法律之。則下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豈謂人心由音生乎。方氏時文之士。不通古書之體制。輒謂十一篇名不當。義不安。皆時文家之見也。此等本不足辨。恐學者惑而信之。故不得不僭言。此篇後節又云。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多一於字。蓋此數節言聲言音言樂。而後歸之於倫理。歸之於德。漸由次第發散之感收束向內言之。故此後節加一於字。亦自然之勢也。言樂之成方成文。而其記亦自成方成文也。讀者不察。則於字可有可無矣。

愚既取長樂陳氏成方之說。而陳說又有宜辨者。則以成方成文對舉之失也。陳氏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夫陳氏言成方是矣。而其言成文則非也。其以成文爲音之始。成方爲音之成。則非也。孔

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即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此以成方成文合言之也陳氏則以成方成文相對言之相對言之故云始與成也謂成則近矣謂始則非也方者聲之部位文者聲之條理也豈得以條理爲始部位爲成乎且陳氏或有假於易傳者傳曰物相雜故曰文也虞仲翔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爻乃有文章斯卽陳氏說歟然而聲成文者不言變而變在其中以雜言也不比爻有等以雜言也聲成文者合始與成而文之不專以始言也變而不能成方則不可謂之音故聲必究其變變必底於成方此則因有聲而究其變因變而竟以成方是聲卽音而中有曲折也聲不成文則不可謂之音此則因有聲而卽究於成文是聲卽音而中無曲折也故成方成文不妨並言而不可對舉也且變成方謂之音尙必進而言比之爲樂聲成文謂之音則直言通於政矣豈得以文爲始以文爲雜乎其以文爲始者輕視成文之義也其以文爲雜者誤會成文之義也

怗懘注敝敗不和之貌史記索隱云苦滯又本作涫懘說文新附字涫懘煩聲也玉篇涫懘音不和也按此二字訓義以不和爲正說文注所謂煩卽鄭注所謂敝敗是其所以不和也孔疏陸釋皆謂怗敝也懘敗也以二字分敝敗義陳氏集說引之則直云怗懘敝敗也竟刪不和之訓矣推其失總坐敝敗二字不當分屬爲義耳

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疏申之曰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擊瑟贊歎之言歎者少也朱子曰謂一人倡而三人和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按衞氏集說載

朱子此說。又載嚴陵方氏曰。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又載山陰陸氏曰。一倡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按陸所引。卽此經後篇師乙末章語。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詳彼文。由歌之爲言也貫下言之。卽此句壹倡而三歎。由倡字貫下之義。陸所解不誤。但所引句倒耳。至若朱子以歎爲和。而方氏以歎爲不和。衞氏集說並載之。亦無斷義者。謹按。方氏以爲歎而不和卽言之不足之義。則亦陸氏義也。朱子以歎爲和者。亦卽此長言之義。但歎卽嗟歎不足之義。則亦無庸以歎息分別其解矣。惟是鄭注。三人從歎之耳。此注語加耳字。所以孔疏謂三人歎是歎者少也。長言嗟歎。在古籍未有人數之明證。實不知幾人歎而後謂之多乎。疏之言少。於義未有取也。孔疏引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孔亦知此說非是。而言歎者少何也。竊合方氏陸氏說詳之。此所謂壹倡而三歎者。其簡質淡泊之意在壹不在三也。蓋謂歌句初不過壹發倡耳。而卽以三人長言嗟歎於其間。此猶如今曲所謂接腔者。清廟詩句皆無韻。蓋每句之倡。以其三歎。抵得押韻也。朱子以歎爲和。卽此義。是豈必多發歌句乎。是卽壹發歌句而已。有三歎深致。所謂有遺音者也。疏何以云歎者少耶。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性字統該理欲二者而言。卽孔子所謂性相近之性。兼氣質而言者也。下云天理滅矣。鄭注理、猶性也。此性者直指理言。卽孟子所謂性善之性。不兼氣質而言者也。孔疏申之曰。性善也。并不言猶矣。此與中庸朱子章句。性卽理也。可相印證。蓋朱子或卽用此鄭注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義理之精微。至南宋而發之。考證之精密。亦至南宋而成之。若浚儀王氏。非僅以詞科漱藝爲資藉者也。近日有戴震者。乃力詆朱子性卽理也之語。謂理以治玉爲義。不得反云性卽理。是謂祖父似其子孫也。不思治玉特理之一訓耳。玉篇又云。理、治獄官也。豈得援此又一訓以疑性卽理乎。近來嗜奇炫博之士。聞戴震之說。則矜爲博雅。或喜執一說以駁宋儒。此風中於人心士習。不可長也。故因浚儀王氏說附識於此。

明儒魏莊渠校與余祐論性。其略曰。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嘗言性爲何物。故荀揚韓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此條足以附證。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此卽史記樂書載王肅注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也。又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句王肅注曰。內無定節。智爲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按。此經上節情動於中。既以情言。此節性之欲也。欲卽以情言也。王肅注於此補言情。則前後之義貫矣。王肅禮記注。隋志、三十卷。而困學紀聞僅摘出史記樂書所引樂記注。及通典所引大傳注二處耳。不能如鄭氏周易注可彙輯成帙矣。

物至而人化物也句下鄭注曰。隨物變化。此亦史記樂書所採。而世所行注疏本。雖宋槧本。亦遺失之。孔

疏亦不申此語。

人爲之節。疏云。人爲、猶爲人也。方氏曰。因人而制爲之節也。朱子曰。言人人皆爲之節也。三說互相發。而方氏尤明盡。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疏云。四事通達而不悖逆。此疏語固粗淺不明豁。至陳雲莊云。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此則更非其義。方氏苞能駁陳說。而云無悖於人情。則仍是孔疏義。皆非也。按。此經禮樂爲正義。刑政其旁及也。或恐既用禮樂。又用刑政。疑有相錯互礙者。而豈知其功用四達。不相違錯乎。此亦猶四時日月錯行代明之義耳。

樂論篇第二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今行注疏本及諸家本皆作飾。陸氏釋文。飾、音敕。本亦作飾。音式。據此云本亦作飾。則陸本作飾無疑也。飾在力部。飾在巾部。二字音義迥別。不得相通。此則所謂形近而譌者。史記樂書亦作飾。蓋沿誤久矣。孔疏云。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驗此疏檢跡云者。是檢飾之飾。非飾字明矣。而今板本幷疏中飾貌亦作飾。則與檢跡語不相應矣。諸家竟以外飾賁飾爲義。何其戾也。雲莊集說云。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於義用檢。而於字從飾。蔽於譌矣。此條當據釋文亟改正之。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此句必明言天子者。正謂用禮樂者天子也。敬四海之內者天子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是所以用禮樂。所以敬四海之內。義理文勢。貫徹如

此而應氏鏞曰。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果如此說。則云。四海之內。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天子。是制禮樂專爲下之敬上立義。非此節指歸也。雲莊反謂應氏說於文理爲順。是未嘗體會此經義耳。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鄭注。倫、猶類也。孔疏。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此疏語渾未拆。至嚴陵方氏乃云。發而爲言。故有論。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足論也。方氏苞謂論卽雅頌之樂章。此則以論爲樂之文辭。於論字雖若求其有著。而於此經之義未當。此經言樂之情也。是由無患以言其情。則其文辭之謂乎。此句卽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義。論字不必泥作論說解矣。

樂禮篇第三

詩關雎孔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篇之大小。隨章多小。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漢書藝文志著錄諸書。或曰卷。或曰篇。其小學條下云。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是篇內自分章也。志稱樂記二十三篇。孔疏亦稱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至第二樂本之首。孔疏亦云。此十一篇。略有分別。皆仍稱篇也。至此第三樂禮之首。則孔疏云。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蓋孔疏以此每篇之分次皆稱章矣。然其前二篇仍稱篇者。原其始也。後數篇皆分章者。既合在一篇之中。不得復自爲篇也。惟是舊十一篇。今合爲一篇。而改篇爲章。則出自讀者之意。非其舊所有矣。不比蒼頡篇五十五章可爲典據也。此自應注釋於下云。自某句至某句。舊爲某篇。而不敢改名爲章。以存其名篇之舊。乃爲得之。雖視後來衞氏集說隨意分卷者已屬近古。而變篇云章。究無所本。讀者何可

忽焉。

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史記樂書作辨。徐廣曰。辨、一作別。按此云一作別。則辨是釐秩之義。正與其禮具相合。豈必以徧爲訓義乎。慶源輔氏曰。辯固訓徧。然有別矣。輔氏蓋見及此。而尙不欲與注疏違耳。○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必合文德武功而後爲備樂。孰亨而祀。非達禮也。必兼毛血腥熟合亨而後爲達禮。此自言禮樂備具之義。非必上句治辯先以徧爲義也。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又因樂極禮粗而言之。更非必上句治辯先以徧爲義也。○下文云。禮粗則偏。此反言以形之也。正言之。禮精則備矣。與治辯禮具相貫也。辯是釐秩義。卽精也。不以徧爲義也。鄭於禮粗言倦略。未爲該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居鬼對率神言。自明白矣。鄭注。鬼神、謂先聖先賢。義已迂滯。孔疏又以神鬼分屬解之。乃至有聖人魂強。賢人魂弱之說。眞可發笑。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此處三著字。皆以著明爲義。史記樂書索隱。用王肅說。是也。鄭注以樂著大始著訓處。釋文此著字直略反。不可從。

故聖人曰禮樂云。史記樂書作故聖人曰禮云樂云。多一云字。然其義則同也。此經蓋謂天地之間一動一靜之理。聖人則而象之。曰禮曰樂也。雲莊集說載應氏說。得之。又載或說云。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則泥於少一云字。於義滯矣。衞氏集說載長樂陳氏引論語玉帛鐘鼓云乎哉。更非此義。

樂施篇第四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南風、長養之風也。按。此賞字卽春秋傳賞以春夏之賞。黃氏謂燕賞。非也。下文言五穀時熟則南風長養。卽治民之義。史記索隱云。南風詩辭。出尸子及家語。疏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此蓋爲鄭學者周旋鄭注之偏見耳。其治民勞者四句。亦以王肅說爲得之。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此猶言報政遲速之義。不可以勞逸分德盛德薄也。下句言觀其舞知其德。正見樂之施所驗者深耳。非欲以別擇德之厚薄也。此內無德薄之義也。雲莊集說引應氏。謂勤於治民。怠於治民。不思怠於治民者。豈復在賞德內乎。雲莊又引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此說尤謬。此經以樂之施言之也。非以賞諸侯言也。篇首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此乃推本於樂之施之所由起。何嘗謂制樂專爲賞諸侯哉。

咸池備矣。鄭注。黃帝所作樂名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按。注訓池字義最精矣。此乃於樂施之意相發也。鄭又云。黃帝樂。堯增修而用之。疏申之云。知黃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修也。驗此孔疏。益知鄭注堯增修咸池。特以己意測之。於古籍實無證據。樂記之文。豈能盡以周禮之文準概畫定之。則是康成氏補作五帝樂志矣。竊謂大章章之也。此句之字。非指下句咸池也。此是樂施篇內自論德施之章布也。殷周之樂盡矣。亦是綜撮殷周之樂以該括德施之事。非注義盡人事

之謂也。此一節五句各自爲義。惟大章咸池二句。黃帝樂在堯樂後。咸池備矣句。其義純美至極。而先言大章。又若爲下句咸池發者。是以注家有堯增修之說。於理非不可通。而其事非出典據。則記者歷稽古樂。前二句因後溯前。後三句乃順時代言之。奚不可者。而必爲此臆撰事實乎。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釋文。治、直吏反。此治字是爲治之治。非治人之治。讀平聲者也。鄭注王注同義。蓋言先王作樂以則象其爲治之道。正與下句行象德義相比也。雲莊集說。援上句天地之道。義似精密。而實非也。善則行象德矣。王注云。君行善。卽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孔疏云。教化美善。則民行象君德。按。此句善字。自指樂言。非泛指君行言。所作之樂美善。則其所行之事皆如其所具之德。故下文樂者所以象德。正承此義也。樂所以象德。既正承上義。故又以禮者所以綴史記樂書作閉。淫一句合之。則不特上文飲酒之禮皆貫於樂內。而此節末句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似乎專收禮字。其實根上句必有禮以樂之。樂雖音洛。而作樂之義自貫於禮內矣。記文精密融徹如此。○陳雲莊集說云。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按雲莊所謂末亦云樂。乃是沿孔疏將下樂言篇首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五句置於此節之尾耳。又其後葉所謂大輅至所以贈諸侯也一條下。引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按此。則雲莊注此經。竟不知以史記樂書參攷之矣。

樂言篇第五

雲莊集說。引應氏本漢志。其移風易俗句下增易字。音以豉反。按。此是漢志顏師古注音也。詳此句必是

傳寫者因俗上有易字而誤刪去俗下易字耳。定當以漢志爲正也。自注疏以來。諸家本皆不及此。其實據漢志乃是復還其舊。非增改經文也。史記一本俗下有易字。而俗上無易字。亦非。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按此注引左傳語極合。志微、以音言。非以人心之志言也。孔疏意細、謂君德。非也。志微、漢志作纖微。此經作志微。蓋猶纖微忽微之意。其志字之本訓。更勿泥矣。雲莊集說。志、疑當作急。則又非矣。

嘽諧慢易。慢、漢志作嫚。釋文本又作僈。古多通借之字。此必非心旁慢字也。此篇下文又言慢易以犯節。足見此非慢字。嫚僈皆以資攷可矣。亦不敢定爲嫚僈也。狄成滌濫。注。狄滌、往來疾貌。疏引詩踧踧周道。謂踧與狄同。雖不知所本。然王肅注。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則非也。陳雲莊又謂狄與逖同。皆不可從。大約此類皆古樂經相承之語。不可以後人文義律之也。班志稍刪節。使明白耳。

以繩德厚。王肅兼厚薄言。然此句與下句以象事行相比。謂度其德厚。則德又自有安危之差。厚又有淺深之等耳。不必以薄言。而所該蘊自廣也。繩訓度。亦勝於王注訓法也。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注疏本及諸本皆有而字。惟陳雲莊本無而字。按此二句滅甚於感。必有而字一折。乃見其弊也。雲莊本譌。亟宜增正。○感與滅不但淺深輕重不同。蓋條暢之氣豈容其與邪欲相交。此受彼交。則彼來滅此。直注之勢也。山陰陸氏謂二字互相備。則不可通矣。

樂象篇第六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此一句內。回邪曲居其三。而直居其一者。蓋上文雖以逆順對言。而義實深致警於姦聲淫樂也。故此句不厭僂指。既云回。又云邪。既云邪。又云曲。所以著其處處不可掩飾也。卽下文姦聲亂色、淫樂慝禮、惰慢邪僻、不憚三數舉之。乃始以順正申言之耳。所以後文結歸不可以爲僞。而後以君子好善、小人聽過對舉收束也。

此篇前節云。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後節云。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同在一篇之中。而前後二語複見者。蓋成其行者。以志爲主。成其教者。亦以志爲主也。鄭注反、猶本也。此義甚精。乃疏云。反去淫溺之情。則謬矣。雲莊集說。反情、復其情性之正。此語雖似是矣。然性可言復。情不可言復。且此經反情者。由外而內之辭。與撥亂反正反字不同。亦非復其情性之謂。

三者本於心。雲莊引石梁王氏曰。注以志聲容三者爲本。非也。此王氏誤會也。注云。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此注仍是本於心之義。非以志聲容三者爲本也。故疏申之云。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也。但鄭注語未分明耳。王氏又增出德性二層。非此節義也。

然後樂氣從之。今本作器。宋槧本皆作氣。衞氏集說本。黃氏日抄本。亦皆作氣。此氣字卽上文順氣成象。下文氣盛化神也。史記樂書亦作氣。衞氏所採孔疏以下凡五家之文。皆作氣。前歲宣城方生館於南昌彭尙書家。尙書屬爲校其所識某氏重開宋槧禮記注疏。聞是季滄葦家藏宋槧善本。亟屬方生借其新開本檢之。則此句器字顯然挖改。疏內亦同。蓋校者據今本改之耳。

再始以著往二句。諸家多依鄭注。指武王伐紂事。惟廬陵胡氏、雲莊陳氏、謂汎論樂義。不指武王。此定論也。但三步以見方。陳說舞之方法。非也。嚴陵方氏曰。方者、舞之位。是也。極幽。胡氏云。幽感鬼神。陳氏曰。幽微難知。二說當參用之。疏謂坐歌不動。極幽靜。不可通。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今陳澔本無而字。注疏及諸本皆有而字。此不能以義理論。但以文勢論。當有而字。宜增入。此節及下所謂大輅者節。自應依史記樂書在樂施篇爲正。褚少孫移置於彼。乃皇侃本誤置於此耳。

樂情篇第七

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爲熹。熹、猶蒸也。釋文。一讀依字音欣。史記樂書作欣。訢與欣通。陳雲莊謂訢、合和氣之交感。是也。鄭注紆曲。

商祝辨乎喪禮。商祝見士喪禮。鄭注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夏祝見既夕禮。此自周時所用祝有此商祝之名。不必如陳雲莊集說謂兼用殷禮耳。樂情一篇。文字體勢與諸篇又異。明是別出一手。所記不特賓牟賈諸篇各記問答之語。體勢不同也。此足見劉向所校十一篇非出於一處。今雖連系爲篇。而不可不知其文分屬耳。

魏文侯篇第八

古樂新樂二節。句皆相叶以韻。此下節天地順而四時當數句。亦皆有韻。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

紀綱。此句亦以韻讀之。所以作爲二字直貫注至紀綱也。雖一句內有二爲字。不爲複出也。父子君臣。豈待聖人所作爲乎。雲莊謂此作一句讀。極是。

昭二十八年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此在晉成鱄對魏獻子之辭。自取義如此。非謂皇矣之篇定此訓義也。樂記疏乃云。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此則泥而不可通矣。然鄭注引擇善從之曰比。則與此篇紀綱德音卻自相發。

石聲磬。磬以立辨。下句云。君子聽磬聲。則上句石聲。石卽磬也。石聲磬。磬字自不當仍作磬解矣。然注云。當爲罄。疏云。其聲罄罄然。此則當引史記作石聲硜參證之矣。長樂陳氏謂曲折而有別。胡氏又引殺也、絞訐也、盡也、諸義。皆非。

竹聲濫。王肅注云。濫會諸音。此視摯聚義爲長矣。然鄭注。濫之意猶摯聚也。此注未嘗破字以濫爲摯。特謂猶如摯聚義耳。釋文乃音力敢反。竟讀爲摯。則又非鄭注義矣。畜聚之臣。嚴陵方氏謂畜若畜物之畜。聚若聚人之聚。是也。若長樂陳氏曰。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災。則是聚斂之臣矣。得毋戾乎。衞氏集說又引延平周氏畜聚而能散之說。亦仍是聚斂矣。衞書不別擇如此。

彼亦有所合之也。注疏諸家。皆言以樂聲合成己之志。此說尙未盡也。蓋謂君子能謹其所好惡以合於樂聲也。感臣民而懲溺志。至此全結束矣。

賓牟賈篇第九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未嘗有所辨明也。賈五答皆是。當從陸氏說。按輔氏賈五答皆是。蓋所以破孔疏謂賈二答皆非之說。疏云。對曰及時事也者。此賓牟賈對辭。以舞時蚤爲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又賓牟賈答云。非武坐也。言致右憲左非是武人之坐。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知非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孔疏以此二答皆非。故輔氏駁正云。賈五答皆是。輔氏說是也。但謂當從陸氏說。則山陰陸氏說頗未明析。不可據也。今就孔疏二答皆非之說繹之。蓋孔疏未嘗通徹此篇之義。故所見泥滯耳。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鄭注、成、謂已成之事。此解未得成字義也。此言樂者象其成功。故統其始終而象之。非止就其初申撻伐之時而象之也。就伐紂之時言之。則總干山立。持重敬事。所以象武王之事也。鄭注。山立。猶正立。義甚精。若發揚蹈厲。則尙父鷹揚之象。是太公之志也。此與前答及時事也並不相悖。如謂太公志在此。而武王之志不在此。以及時事專屬武王。則泥矣。鄭注又云。亂、謂失行列也。此解又誤。當以陳雲莊亂樂之卒章說爲是。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此則統合前後始終。伐暴救民。永清大定言之。故曰樂者象成者也。蓋聖人深觀於治定功成之大局。非專爲武舞訓義。而武舞之義自釐然具見也。若賓牟子、則夙嫻樂律者。其於侍坐之次。承問樂舞之節。則必逐節質言之。其於發揚蹈厲。曰及時事也。不必別言武王別言太公也。未嘗與子言太公之志義相違也。其於武坐

致右憲左。曰非武坐也。不必別言武之亂也。未嘗與子言武亂皆坐義相違也。且聖人所以統觀於治定功成之大局者。因賓牟更端請問而後暢言之。而其前文曰及時事也。曰非武坐也。則同在聖人許之之中矣。不然。賓牟若不再問。則將不申辨前義乎。故孔疏謂二答皆非者。未能通徹此篇之義也。

前問武坐。賓牟答非武坐。後言武亂皆坐。義不相違者。蓋武坐者。統言武舞之坐。而其中有致右憲左之一節也。賓牟答以非武坐者。是專說致右憲左之一節。不得以武坐論也。鄭注於前節言武之事無坐。既誤會非武坐之義。於後言失行列。又誤會亂字義。古樂經既亡。而又雜以不通文義之後儒之誤解。其緒益不可尋矣。

孔子於賓牟對非武音。則進而審問之。而於賓牟對非武坐。未嘗進而覆問。則聖人已許之矣。賓牟賈於武坐二字。大體固未嘗有異辭也。止言致右憲左一節不得以武坐論。而武坐之大體。賓牟初未嘗致疑也。聖人究言武亂皆坐。仍是武坐二字之大體。而於賓牟前答非武坐。初未嘗有別白也。總由孔疏誤謂其二答皆非。於是前後文義不相融貫矣。

聲淫及商。是宮商之商。非殷商之商。注疏誤也。王肅注亦誤。方氏苞引大司樂用宮角徵羽而無商。不若引國語伶州鳩之對景王也。曰。昔武王伐殷。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則民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

以優柔容民也。據此。牧野樂章。皆是宮調。所以淫過及商。爲有司失傳也

唯。釋文無音。輔氏曰。唯、受辭也。雲莊音上聲。謂孔子然其言。非是。史記索隱以唯字屬下爲句。可證也。孔疏吾子相親之辭。此特文勢自應如此。朱氏經義攷以爲記禮者之失。亦泥矣。

賓牟免席更問。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已聞命矣。此卽前節云病不得其衆義。是賈對辭。而謂旣聞命者。疏云。孔子所許。是也。舉此以例其餘。則所對皆被許可知矣。若果其二答皆非。則賈豈不更請問乎。故愚謂孔疏未嘗通徹前後義也。○疏引賀氏說。遲之、謂備戒。遲而又久。謂久立於綴。此說是已。鄭注云。遲之遲、謂久立於綴。此義亦是。但此句文勢。遲之二字微讀。遲而又久四字接作一句。注疏皆截取遲之遲三字爲讀。則失其義矣。嚴陵方氏又謂上遲音穉。更不可從。

黃氏日抄云。古說以復綴以崇爲句。天子夾振之爲句。長樂陳氏、嚴陵方氏、皆以以崇天子爲句。按王肅注本以天子屬上句。謂以象尊崇天子也。豈必待陳氏方氏而後改正乎。黃氏慮於鄭氏稱爲古說。而不知引王肅注何也。

武王克殷。反商。卽武成所謂反商政也。鄭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不通甚矣。上句云克殷。下句又云及商。則克殷非至紂都乎。而又複言之乎。且古文篆書反及二字形並不相似。亦豈得云字之誤乎。○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至庶士倍祿。皆反商政之事也。故以反商二字領起。此非比武成接下政由舊。必明出商政字而後明白也。或乃謂此經脫去政字。抑又非矣。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孔疏。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視商禮樂之官。按孔疏未嘗顯駁鄭注此條。實駁正鄭注之誤也。延平周氏曰。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此句大意如此。使之行三字。不必深泥。謂使箕子視之。則鑿矣。建櫜。王肅建、如字。言建爲諸侯也。此較鄭讀建爲鍵義頗通矣。然此句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則名之曰建櫜。是當時名此事之辭。今無他籍以詳證之矣。陳雲莊必執鄭讀爲鍵之說。欲移此句在包之以虎皮下。則非也。

食三老五更節內云冕而總干。此與前總干山立。象伐紂之事。又有間矣。豈得於養老之禮又象伐紂之事乎。在大武之樂。所以象成。則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謂象武王持盾正立可也。在養老之禮。又云冕而總干。則鄭注云親在舞位。義已足矣。豈必如疏云手持干盾而親舞乎。

鄭注云。言武遲久。爲重禮樂。此義固是。而尙未盡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此合上文教孝、教忠、教敬、教弟、又合上文反商政。又合上文北出、南疆、威盛、久待諸條之義。而以武之遲久統系結束之也。非專結養三老五更一節也。○賓牟賈問遲之遲而又久。此義非一端可竟也。讀至武之遲久。統系結束。而後知久立於綴句特其內之一義。非專以待諸侯義畢其說也。

樂化篇第十

子諒。陸氏釋文。不言一本作某。而云子如字者。恐因鄭注讀如不子之子而疑有別讀也。鄭於諒字無訓。自當以孔疏子愛誠信爲義。王肅注亦云。子諒、愛信也。

致樂以治心。至不怒而威。於致樂之義。推闡備矣。此下又言致樂以治心者也。若以繳足上句。則上句之義。既已備具。無須繳應也。而此下致禮以治躬一句。又覺無所自來。惟史記樂書此處云。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作二句雙接而下。則於上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句。既承接分明。而於下文斯須不和不樂。斯須不莊不敬。亦相銜接矣。然鄭注、孔疏、皆以致樂以治心句訓釋於此節之末。則古本實無致禮以治躬者也句無疑。固非後來板本之誤脫。亦必非古本經師之刪去此句。詳繹之。竟是鄭氏受於馬融之本原脫失此一句。鄭氏不詳察。而訓釋於前節之末。以致後來相沿如此。幸有史記樂書可證耳。然相沿已久。必不可增入。以蹈改經之弊。而史記樂書此句之必宜引證以資攷。據。則讀者所宜知也。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注。理、容貌之進止也。孫炎曰。理、言行也。此二條皆極當。此理字是條理密理之理。非統言天理性理之理。方氏苞謂理之不可易者。非此處理字。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注。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皆不得其解。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此訓反字是也。王肅以進德修業訓進字。則廓浮矣。甚矣訓義之難切合也。禮有報。孫炎曰。禮尚往來。方慤曰。報者、施之對。此二條雖未盡報字精蘊。而皆不誤。雲莊集說引劉氏曰。報者、相濟之意。庶爲得之。鄭注報讀褒。則謬。

白虎通禮樂篇。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此卽樂化篇下半之文。中間數字異耳。而其篇內又屢引孔子曰。白虎通、東漢時諸儒所綴輯。在褚少孫補史記樂書之後。而史記樂書不著此文出於孔子。然則七十子所傳緒言。雜人戴記者多矣。

樂化篇之末章曰。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此與師乙篇云宜歌雅。宜歌頌之義。若相系屬。是以今本師乙篇連接此篇之後也。然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自當依劉向別錄原次也。卽史記樂書以魏文侯篇在賓牟賈師乙之前。推其年世。仍當以劉向別錄爲正也。今雖不敢效吳氏澂以己意更易篇次。而注疏所本。既有劉向別錄可據。安得數典而忘祖乎。

師乙篇第十一

師乙篇。寬而靜柔而正以下。鄭氏依史記樂書次第。改正舊本。此非以臆斷錯簡者比也。自當從之。然此應如黃氏日抄。載其舊本於前。別載鄭氏移置之文於後。庶爲得之。衞正叔集說。雖依舊本。乃於前一節之失次。則引鄭說。於後一節之失次。則删鄭說。何也。至於陳雲莊集說。悉依鄭所移置。而不著鄭氏移置之所由。其失已於玉藻篇詳之。鄭注。商、宋詩也。疏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按詩疏云。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又云。問。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所以無宋詩也。據此。則宋無入樂之章明矣。鄭謂商是宋詩。無所證據也。且齊則有風詩矣。而此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云。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以今所存於國風之鄭詩例之。則鄭聲尚在放淫之科。而謂所稱三代遺聲。溫良能斷。見利而讓者。於今所存之齊詩有關涉乎。以見存於國風之齊詩。尚未敢信其爲師乙所稱歌齊之聲也。

而謂不存於國風之宋詩。可信其爲師乙所稱歌商之聲乎。且所稱五帝遺聲。商人識之。三代遺聲。齊人識之。樂律精微。豈後儒臆度所能窺及。讀者於此惟有闕疑而已。

禮記附記卷第六

雜記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鄭注。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盧陵胡氏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愚按。胡氏說亦未可據者。此綏字是旌旂之綏。非執綏之綏也。王制、明堂、位夏采之綏。亦不當爲緌也。已見王制。夏采注與此注皆言去旒。而疏亦無所證據。夏采疏云。今死去旒。是異有虞氏也。則又牽及明堂位有虞氏之旂。鄭注有虞氏之旂當言綏。本不可據。以疏夏采之綏。益不可通矣。

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於義皆可通。然必謂周秦之人聲之誤。釋文云。實、依注音至。則是以意改經耳。

禮經之文。各隨所記。非可牽證畫一者也。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疏。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必皆一一鑿指周官之職。則泥矣。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鄭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在此。陳雲莊集說。依鄭說移置。而不言其移置之由。已詳於玉藻篇矣。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按。上鞠衣節云爛脫。可也。此節亦云爛脫。則鄭氏作注時。信筆爲之耳。或當云有闕。則可。豈可云爛脫哉。陸氏佃又謂此宜承蒲席以爲裳帷之下。爛脫在是。則又因鄭說而別生一說矣。蓋疑經文之脫簡也。自鄭氏始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此注語甚明白。未踰年。卽解待字義。卽待年之待也。非供待接待之待也。疏。供待之禮。猶如正君。則誤解待字。幷誤釋注義矣。○言大子號稱子而未稱君者。以其未踰年也。然未踰年而猶君也。待字略作一讀。其義自明。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句注疏本與陳澔本皆自爲一節。而注不言其錯簡。惟陳澔云。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按。陳氏說可從也。此經注於前節弔者降反位云脫出字。又於宰夫朝服云衍夫字。豈鄭孔則可而陳氏則不可乎。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爲由。由、用也。疏申之曰。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據此疏申注義。云孫亦得。亦得字卽猶字義矣。豈必又添用字義乎。甚矣鄭之嗜改字也。孟子。由射於百步之外。由卽猶字。今此鄭注又增一猶卽由字之故實。甚無謂也。東發黃氏、雲莊陳氏、皆不從此猶當爲由之說。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爲由。可謂不通矣。

黃東發禮記日抄一條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與祭。謂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

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按。黃氏此條。雖近似疑經者。然實於禮意皆有資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二句是另自爲節。非孔子答子貢問喪之語。疏云。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上題云子貢至喪也。此板本分節之誤。衞氏集說仍之。亦誤。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鄭注以后爲衍字。山陰陸氏曰。后非衍字。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按。鄭氏以襲與設冒二事同在一時。故以后爲衍字。然此句有后字。於義無別。不必云衍矣。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陳雲莊集說依鄭注移置。而不著其所由。已見玉藻篇矣。

既葬。大功弔。自以既葬二字爲句。此於下文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文勢不同。陳雲莊集說以既葬大功爲句。非也。三患五恥。合立身居官言之。既得之。又失之。自以行事之大綱言之。德業學識。皆該在內。非以得位失位言也。注疏漏此句不釋。雲莊集說以進退爲言。則指位之得失。非也。

喪大記

陳雲莊集說。以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爲句。蓋欲以別異於熊氏之說耳。別於熊氏之說。則宜從注疏說矣。注於此句略之。而疏云。君拜寄公國賓者。寄公尊。故先言之。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也。據此疏。則君拜寄公國賓自爲句。大夫士三字又爲一讀。此三字乃下二句之總綱。而其語意未畢。下二句云。拜卿大夫於位。

於士、旁三拜。其意乃畢也。雲莊未分明君拜寄公國賓自爲句。則似九字爲句者。雲莊集說之解卻不如此含混也。此應於國賓下更著句字。則明白矣。

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今注疏及諸本皆有外字。衞氏集說、黃氏日抄、二本皆無外字。季滄葦家宋本亦無外字。此條可資攷異也。或據衞本必滅去外字。亦不必也。

君設大盤。至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一節下鄭注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宋本皆作弃。棄古文作弃。札爛脫在此耳。陳雲莊本乃徑移此節置後濡濯弃於坎之下。而不言出鄭注。此雲莊之陋也。已詳具玉藻篇。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此一條惟桐城方氏苞之說得之。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然後始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卽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尙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理。若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士既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

祭法

首節禘郊祖宗四項。惟郊是配天之祭耳。實則此四者皆言祭其先祖之禮也。至其次節。乃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首節非以祭天言。無可疑者。而鄭注之妄。無庸辨矣。

稷契爲帝嚳之子。此說不可信。已詳於喪服小記矣。至祭法篇首所敘列四代禘郊祖宗之典。則江陵項

氏曰。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天台賈氏曰。堯禪舜。舜禪禹。其禪一也。虞既宗堯。夏乃不宗舜。舜生於瞽瞍。禹生於鯀。其生一也。夏既郊鯀。虞乃不郊瞽瞍。虞夏商所祖者。廟之太祖。周所祖者。乃不以廟之太祖后稷而以文王。意各以義起。又藍田呂氏曰。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瞽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周公時以文王配帝。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諸家前後推原同異之說如此。然此祭法篇與國語又有不同。經師所承。正無庸分合致辨爾。

泰折。鄭注。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釋文。折、之設反。舊音逝。又音制。此釋文用鄭義也。然馬氏曰。祭地於澤中方邱。泰折即所謂方邱折旋中矩矩方也。其逝制二音可刪。

用騂犢者。周人尙赤之義。鄭氏援地陰祀。用黝犢。陳氏又疑陰祀或是他祀。皆必援周禮以合證此記。實無庸也。山陰陸氏謂用騂犢連下埋少牢句讀。又謂此主天地合祭。皆不可從。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讀相近爲禳祈。釋文。王肅作祖迎。山陰陸氏謂一本作祖迎者。卽王肅本也。橫渠張子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於坎壇。此說於義頗通。然亦未知經義果如此否。而釋文既載王肅本。則祖迎二字。實出經師相承之本。視鄭氏以意改爲禳祈者不同矣。陳雲莊不明著王肅本。但云當爲祖迎。則與臆改者奚別乎。

幽宗雩宗。鄭注。宗皆當爲禜。禜之言營也。疏引公羊傳。以朱絲營社。以證營義。按公羊此條。與禜無涉。不

足取證。惟說文。縈、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說文此條。可以證鄭注縈營義矣。然說文此條下。又引禮記曰。雩縈祭水旱。此句乃是徐鉉所引耳。非許氏原文也。縈義雖合。然此經幽宗雩宗。宗仍讀如字爲正。已見書附記。

大夫立三廟二壇。今板本或作一壇。以疏驗之。作一者誤也。適士顯考無廟。鄭注。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陳雲莊本則直改作皇考無廟。而不著其出於鄭注之所改。已見玉藻篇。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疏云。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按堯典。平章百姓。孔傳。百姓、百官也。此經羣姓。蓋以百官包兆民也。疏謂百官以下及兆民。是矣。又云、包百官也。此句義爲贅。設使後人讀之。轉以羣姓屬兆民而上包百官。非其義也。諸侯爲百姓立社。百姓亦以百官該兆民言也。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方氏此說。但知百姓之爲兆民。而不知百姓之爲百官。則孔疏羣姓謂百官及兆民之義不明矣。鄭注。羣、衆也。此兼下文成羣立社言之。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獨非以大夫該士庶人乎。此於百姓卽百官之義更爲切合也。下節王爲羣姓立七祀同。

禘附記

不特不敢稱禘說。幷不敢稱禘攷。聖人曰。不知也。豈有後人敢說禘者哉。所以必附識此條者。辨正鄭氏禘爲祭天也。鄭氏於祭法言禘是祭天。又於大司樂言祭天祭地祭宗廟皆謂之禘。孔疏雖敷衍鄭說。然

味孔疏之文。禘謂祭昊天者句下。先用但字轉開。卽與他處之釋鄭者有閒矣。且其疏文先備載王肅難鄭之說。而後及於馬昭張融申鄭之說。其馬昭申鄭。固皆依傍傅會矣。張融申鄭。又不過意在推崇魏之受禪。其無他證、據可知。而後又云孝經說與王肅同。則此疏雖名爲釋鄭。實則列次王與鄭不同之處。以聽後人之審定耳。孔疏於劉光伯規杜。處處剖斷以折服之。而此條不然也。以孔疏之依鄭爲說者不過如此。則其議鄭者更自說長也。則後之有意申鄭說者。其亦可嘿而息矣。況今欽頒義疏。既已斥鄭說不用。卽經生家亦無敢復從鄭說者。則何必復辨乎。乃近有歙人金榜者。其人亦曾官翰林。豈有不讀欽頒義疏之理。而乃肆爲邪說。名曰禮箋。又倩時人爲朱閣老珪代筆撰序。以昌其說。朱公愚同里同榜。自幼同所講習。未嘗宗鄭氏之說。金氏乃倩代筆者爲撰序以張之。懼有惑於其說者。則豈得不辨。按諸經言禘。惟爾雅云。禘、大祭也。此條雖在釋天卷內。然於歲時風雨星名之後。又於祭天祭地祭山川諸祭之後。重舉禘大祭也。則非祭天可知矣。且禘大祭也下。接云。繹、又祭也。其非指祭天又可知矣。惟大祭云者。渾而未析。鄭康成氏之整比諸經也。見有某經之文可質者。則必質之。若果其別有證據古籍。則亦必表出之。鄭於祭法見禘在郊前。則郊既是祭天。禘自必是祭天也。鄭於大司樂謂天地宗廟皆大祭。故以大祭之名惟禘可以當之。其實鄭未言有所證據之古籍也。就其注祭法。謂禘是祭天。故大司樂亦以祭天爲禘。而祭法祭地於泰折。鄭注卻未言此祭是禘也。不知大司樂注何以言祭地亦名禘也。且大司樂又言於宗廟之中奏之。亦未知是統言宗廟之祭與否。鄭何以知此言宗廟必是禘也。此則大司樂之文本皆

無禘字。鄭氏以其下文云。凡大祭祀宿縣。故必以大祭言之。以大祭言。則惟禘可以當之。而經文實皆無禘字也。經無禘字。鄭又不援所據何書。則此注禘大祭云者。是因見下文大祭字而實之以禘耳。何得云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如果因識古而述其義。則必有所援據之書。而後可傳信於後耳。經無其文。注無其證。而謂之述古義。凡言述者。有所援據而後述之。未有無所援據而謂之述者。此金氏不通之言。本不必辨者也。乃若經本有禘字。而鄭以爲禘是祭天之名。則祭法具在也。鄭氏之謂禘是祭天。不過謂禘字在郊之前。必是祭天。趙氏匡采曰。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豈關圜丘哉。若果圜丘名禘。五經何無一字及之。楊氏復曰。祭法禘郊祖宗。注皆指爲祭天。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祭法敍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鄭氏不察。遂分圜丘與郊爲二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二祀。復指禘爲祭地示。於大司樂注立三禘之名。支離泛濫。諸儒已辨其謬矣。愚竊謂楊氏謂鄭讀祭法不熟。猶止以本節言之。愚則謂鄭君之不善讀祭法蓋不止此也。祭法一篇。概述祀典。本非有板樣次第。必先言祭天之說也。其首節、專言四代祭其先祖之遠近不同如此。此專以祭先祖之祭言也。至第二節、乃特舉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此方是特起之文。專以祭天地言之。豈得以前一節與此相牽合耶。不特此也。祭法於次節以下。乃始次第排敍寒暑日月星諸祀典。此下乃於七廟五廟一段之前先結束一語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此一語結束前後。其爲專指祭其先祖之禮。更明曉無疑矣。假如依鄭說。以首節禘郊皆爲祭天。則試問祭天之配享。是以祭天爲重

歟。是以其配享之人爲重歟。則必曰以祭天爲重也。再試問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是以其配享之處爲重歟。抑以其祖之立此祭爲重歟。則必曰以其祖之立此祭言之也。如此。則前文與後文指歸各異矣。同在一篇之中。同敍祀典。而前後指歸各異。有此理乎。此方謂之讀祭法不熟也。鄭又引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實其所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之說。又自釋之曰。祖宗通言爾。按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未嘗言禘言祖宗也。宗祀文王句雖有宗字。亦未嘗言此句之上帝指五帝五神也。何必牽合哉。惟其祭法首一節禘郊祖宗。皆以四代之祭先祖言。所以第二節從泰壇泰折特提言之。更見鄭重也。若於第一節先以祭天祭五帝五神之配食言之。則必當置此文於泰壇泰折之後。於義理、於文體、乃得之。豈有先言配食而後及於正祭者乎。總之。禘之爲祭天。在祭法固未嘗如此。是鄭君誤會也。而其他處又一無可援據之古籍。乃牽爾於大司樂注必指三處之祀典皆謂之禘。此得謂之述古乎。古有此說。而鄭申明之。乃可云述古也。未有於古無徵而自爲述古者也。金氏不敢詳究祭法也。於是引國語數處。以禘郊二字同在一處。喜而謂其說有徵也。謂國語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以見禘非宗廟之祭。其引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此於天子言禘郊。於諸侯言宗廟者。諸侯無禘郊。故言宗廟。非以禘郊與宗廟對文也。又引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此二語雖以烝嘗另說。然卽以祭其先祖之祭禘自是大祭。烝嘗自是四時之祭。又何嘗不可分言。而必謂禘是祭天乎。且假如以禘爲祭天。而冬至之郊與祈穀有二天乎。鄭氏雖蔓衍

糾絲。有感生帝六天等說。而尙不敢以昊天與上帝分爲二也。今金榜者。乃敢以昊天上帝分而爲二。有是理乎。卽此妄議昊天與上帝分而爲二。其罪已不容於聖世。其說當遠擯於儒林矣。蓋古者言禮之家。各有師承。今必欲以某經之說禮與某注之說禮合而質之。此項平甫所謂醫者以攻補雜治並投。未有不格閡者也。方綱亦欲爲吾學侶舉一隅曰。言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不過傳疏之同異攷析而已。若欲纂禮。則居今日必訂定古禮。非啓生今反古之漸乎。宋徐節孝先生已疑喪服傳父在爲母朞之說非聖人所作。韓文公謂儀禮難讀者。亦非謂其難於成誦。正謂古人之禮今不必一一悉如目覩耳。且古人祭必有尸。今可行乎。卽使博極羣書。實有祭天名禘之說。亦仍是郊天之祭。祈穀之祭。並無二天也。況又別無古籍可以引證。若但欲尊鄭氏。則鄭說之不可從者多矣。又何必一一悉辨正之乎。近日孔廣森、又援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之語。謂此是周秦儒者相承以禘爲祭天之古說。鄭注因之。此更支離之甚矣。按此語在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元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元成此奏議之文。專爲親盡毀廟言之。其引王者禘其祖自出句。是以禘祭言之。卽上句云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之義也。下又言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則又推詳毀廟之義。言旣以遠祖配天。極其尊崇。所以因親盡不爲立廟。亦無失親之之義。配天句乃特詮解不爲立

廟之義。不與上文禘所自出之義相涉。看上有一禘一祫句。則禘是祖廟之祭。而非祭天可知矣。此與鄭氏誤指禘爲祭天何涉乎。

祭義

春禘秋嘗。注。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疏。按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以郊特牲注、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按郊特牲篇疏。言於祭義略之。即此條是也。然中庸亦言禘嘗之義。以禘與嘗相對言之。豈亦以夏殷禮言之乎。孔疏。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此疏足概其義矣。固不必指爲夏殷之制。又豈必改禘爲禴乎。陳雲莊集說乃云禘音禴。斷不可從。○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疏云。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據此疏。則所謂夏殷祭名者。乃是鄭氏之意揆度之辭云爾。且既云此是夏殷禮。則何以又有禘讀爲禴之解乎。禮經諸條。各出記禮者之所稱。本不必逐件對證以求畫一。而鄭氏每遇對證不合之處。輒以夏殷禮爲巧避之地。在鄭氏既嗜爲推測臆斷之說。而後之讀經如陳雲莊者。又輒虔奉鄭氏。而不知推本其所自來。不知諸君是詁經乎。是自撰經乎。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鄭注。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此說非也。鄭意此當言秋霜露既降。若

然。則宜先言春。後言秋矣。秋霜露既降。春雨露既濡。此二句平板對舉。豈成文法乎。此記作於漢時。不特其義有師承。抑且其文非後世所及。霜露既降。其爲秋豈待言乎。雨露既濡。則必重提春字。此於文勢必當如此。且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此下云非其寒之謂也。此天下古今之至文也。若依鄭說。必秋春板對。則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請問鄭君此下亦當云非其某節候之謂也。於文尚可通耶。記禮者化工之筆。而詁訓者迂滯之見。豈有當乎。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日二字。鄭重言之。不云忌日。而云夫日。心之不忘。心之不忍。莫可以言喻矣。此記者沈頓之筆。而釋文云。本或作言夫忌日。則失此神理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此二句下一句從上句申而極之。讀者宜善會也。若以祭時言之。惟事死如事生一語是其正義也。祭義一篇。多推闡孝敬大旨。思死者如不欲生。就祭時言可也。就平日思親言亦可也。此下又云。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此二句則概以平日思親言之。非指此祭時矣。疏乃以爲於祖廟稱親之諱。斯泥而不可通矣。惟其概指平日之遇忌必哀。稱諱如見親。故下句祀之忠也。必重言祀以明之。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高郵王氏據家語。當作文王之謂也。極當。非他處疑誤之比。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此下句如欲色然。卽是形容上句如見親之所愛。色字卽從上句見字繪出。注指女色。不可從。

漆漆。鄭注。讀如朋友切切。疏。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偲偲語。子路文也。按論語注。切切、勸兢貌。此注。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此二注義正相比矣。疏似未喻。

比時具物。鄭注。比時、猶先時也。毗陵慕容氏曰。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按慕容氏說是也。此條內又云。或當先祭期而具焉。此慕容氏周旋鄭注之語。其實比者協合之義。方氏謂與學記比年同義。非也。

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鄭注。齊、謂齊莊。釋文。敬齊、如字。注及下同。王、徐。側皆反。按此陸釋謂注及下同。則鄭注齊莊亦是齊一之義乎。然鄭注齊莊自是側皆反。不知陸釋何獨以王徐別之也。此經敬齊、自以如字爲是。而諸家皆無解釋。蓋已徹而退。其敬終始齊一也。所以下文云。無敬齊之色。忘本也。與致齊之齊側皆反者自別。

孝子之有深愛者一節。承上孝子之祭言之。則卽指祭時亦可。然此節之義。該備平日事親在內。不專以祭時言也。祭義一篇。多言孝敬大旨。不止此節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按王氏語非無所見也。然此諸節自是記禮者之言。未嘗目爲孔子之言也。前文自文王之祭也、至文王之詩也。引文王之事以明祭義。仲尼嘗、至夫各有所當也。引孔子之事以明祭義。此下孝子將祭。孝子之祭。孝子之有深愛諸節。皆記禮者自記祭義之文爾。○至弟近乎霸。以義屬尊長言之。可勿深泥也。至若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則支離不可通矣。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以朝及闇句。鄭注謂終日有事是也。其謂闇、昏時。又讀陽爲雨暘之暘。則非也。嚴陵方氏曰。言闇則知陽之爲明。言陽則知闇之爲陰。此說得之。至以闇爲尙黑。以陽爲尙白。以朝及闇爲尙赤。則不可從。

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按此巡字、疏謂交相依巡。卽周還迭代之義也。豈必讀沿乎。甚矣鄭氏之好破字也。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句教之至也。卽下文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此卽言禮之實義。不可以訓解得之者也。鄭氏乃云。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以至爲致。可謂呆滯也。

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此句與下句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句法正相對也。下句爲昭明。少陰字一層耳。其上句言陰者。蓋下句發揚二字。可抵此陰字地步。而此上句之陰字。卽抵得發揚字義耳。經語意言之妙。非後人文字可比。固不消如此瑣綴。而無如鄭氏欲讀陰爲蔭。則不得不如此瑣綴耳。

其氣發揚于上節。鄭注云。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此鄭氏之意。以上文衆生指人。此節百物指物。不通甚矣。如此說。則下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專指物而言乎。百物卽上衆字也。衆字略頓。生必死死必歸土七字。承衆字言之。鄭云上言衆生。誤以衆生二字連讀。則是佛書之衆生矣。鄭乃云百物與人同。不如人貴。是誤以人在百物之外。何苦自生膠擾乃爾。

焄蒿悽愴。諸家皆以百物之氣概渾言之。竊按。此不可渾言也。當以祭祀言之。卽下文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之義也。此節神之著也以前。皆就鬼神言之。因物之情以下。乃就聖人制禮言之。以是爲未足者。以明命鬼神使民畏服爲未足也。此皆該在前文教之至也句義內也。下文禮之至也。與上教之至也正相應。慕容氏謂膟膋爲羶。黍稷爲薌。黃東發謂羶、天產之臭。薌、地產之臭。二說可合參之。必無羶作馨之理。見以蕭光。見閒以俠甒。下一句多閒字。若難解矣。而黃東發曰。甒有兩。故曰俠。諸物見於俠甒之閒。故曰見閒。此說亦可備義也。凡經語有難解者。必不能求其義。亦須闕之。豈可以臆改字乎。鄭云。見及見閒。皆當爲覿。不可從也。○見以蕭光。見字本自明白。鄭因下句見閒二字相連。遂欲合二字爲覿字。因併將上句見字亦改爲覿。陳雲莊乃依之。而不著其出於鄭氏。竟若經本如此者。相沿肄熟。而不揆其所自也。君子反古復始。至不敢弗盡也。自爲一節。承上二端二禮反始用情言之。則以此節承上數節可也。家語自此已上。皆孔子答宰我之言。可證也。注疏本以此節合下藉千畝爲節。雲莊本從之。非也。

朔月月半。君巡牲。朔月、月之一日也。月半、月之十五日也。此與玉藻朔月大牢。朔月少牢。並可以證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是朔月也。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此記禮者稽古約言之文。鄭注以爲問者之辭。非也。○歲既單矣。以蠶事系祭服而見天時之節度焉。此與月令之幾終更始。言各有當。不必如方氏以孟夏麥秋至爲例也。大昕歲單。皆有所指之期。及良日。則惟其所值。故少牢以禮之下。稽古而約言之。略一停頓。再接良日。此文勢之定

理。而泥於與字者以爲問也。

此數節自爲藉千畝節。言敬之至也。祭牲節又言敬之至也、孝之至也。蠶事節末又言敬之至也。若與前文教之至也、禮之至也、相次爲文。然家語載孔子答宰我語。無千畝以下諸節。則天子爲藉千畝以下諸節。自是記禮者所述。而其文沿前節之體勢爾。禮經出漢儒所類記。其節次亦不可不攷也。

祭義一篇。皆記禮者雜採孝敬諸條。而因及於郊社藉蠶養老之文。故又入樂化一篇。及曾子數節。又雜舉尙齒之義也。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鄭注。然、猶而也。可謂不通。此然字屬上稱願爲文。非屬下曰爲文。願然者、衆所共洽於中。不言同然之蘊盡在此矣。上有稱字。下有曰字。上有願然。下有幸哉。如此此一片神理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鄭注。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此解固是。然此云無朝夕者。是見孝之理亙古今。與上句塞天地。橫四海。同一神理。經語之妙。固非訓解所能到也。

雲莊集說。溥、舊讀爲敷。今如字、按、此出釋文。溥、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陸氏所見一本如此。陸因以芳于反概之。鄭注無此音也。此可不必引。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語精微之至。此所謂仁者。卽上文言仁者仁此者也。不特孝子自敦仁以事親。卽一祭祀之粢盛。亦必出於仁者。此心同。此理同也。鄭注乃云。貧困不取惡人物。淺矣。○仁者之粟。卽如君惠官糈。誼所應得。皆在其中。非必謂伯夷之所樹也。詞意不可泥。

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頃、當爲跬。方氏引荀子。行而俯頃。非懾怯也。以頃爲俯首一頃之閒。則不必改爲跬矣。按此頃字卽作俄頃之閒。本自可通。鄭好改字耳。

忿言不反於身。反字是及之譌。疏已明言。定本作及。特正文未及依定本耳。

有虞氏貴德而尙齒、至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家語載此。爲孔子答哀公之言。而祭義不明著孔子語。蓋七十子所傳緒言。錯見於戴記者。非一處矣。

如語焉而未之然。方氏曰。卽所謂如親聽命。此說是也。鄭注。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此則不得其解。此句之義。謂奠時容貌必溫。身必詘。若親有命我之語而已未遑踐命者。其爲踧踖詘抑當何如乎。語、指親命己也。之、指己承親也。鄭注誤倒。

術省之。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衞氏集說引鄭注云。術、當爲遂。此或衞氏所見本誤耳。陸釋、孔疏、皆作述。知鄭注是述。無可疑者。漢書賈山傳。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顏師古注。術、亦作述。以此證之。術述古有通用者。可無庸言聲誤矣。

祭統

禮有五經。注。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陸氏釋文云。五禮、告凶軍賓嘉之五禮。陳雲莊集說。亦用陸氏說。自不若鄭注依周官大宗伯之序。賓在第三。軍在第四爲正。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注。畜、謂順於德教。釋文。畜、許六反。疏以畜養爲義。順與養義相發

也。應氏曰。畜亦有止而畜聚之意。陳雲莊因謂畜敕六切。則專主應氏止畜義。不如注疏爲當。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純服亦冕服也。疏云。天子云純服。諸侯云冕服。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此於義足矣。鄭注又云。純以見繒色。疏申之。謂純讀爲緇。則不若如字。卽純絲義。於蠶事相稱矣。豈必以緇色言乎。

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按。宿卽宿戒。豈必云讀爲肅乎。

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方氏曰。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伯因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彼處鄭注亦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也。此祭統篇則不言夫人有故。而直云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意以爲此上句言君執圭瓚祼尸。則此句應云夫人執璋瓚亞祼。所以解之曰。容夫人有故、攝焉。方氏以周官大宗伯言王后不與例之。於事義可通矣。而疏又申之曰。此下云夫人薦涗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按。此疏乃唐時經生拙於文詞。反致意多歧。惑矣。蓋欲申鄭注之意。當云。此言大宗執璋瓚亞祼。卽夫人亞祼之事。猶如周禮大宗伯攝后薦豆籩之事也。此句不言夫人有故者。互備言之以舉義耳。如此申鄭義。則可免孔疏所云亂陳之支說。而亦可免於陸佃三祼之歧說矣。

宗婦執盎從。今作一句。釋文云。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疏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

於位。則是二讀同一義也。此與上句。君執紼。卿大夫從。從字爲句。迥別矣。今讀執盎從爲句。正見經文語同義異之妙。且以見陸釋非歧說也。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云。夫人受酢。則執爵足。此句是受字無疑。注疏板本或有作授者。譌。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疏申其義。亦以爲鄭無所據。蓋以疑之矣。至此祭統篇。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注。謂夏殷時禮也。此處鄭注則更不稱蓋以致疑矣。直謂此是夏殷時禮矣。然此篇下文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禘嘗之義大矣。此猶中庸禘嘗之義。亦豈得以夏殷言乎。此篇下文又云。尊魯。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康周公。故賜魯也。此既明言以大嘗禘賜魯。則又豈得以夏殷言乎。此節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其稱古者。亦非必指夏殷言矣。此節諸家所解。亦皆不復理鄭氏所說夏殷之義。惟陳雲莊集說採用鄭氏語。於經無當。

祭統篇載衞孔悝鼎銘。蓋取論譔其先祖之事。於祭祀之事義爲備耳。故特隅舉。以見銘文之概。與舊者欲作率慶士。注疏說是也。雲莊引應說非也。對揚以辟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鄭注對揚以辟之爲句。非也。雲莊集說對揚至彝鼎十三字作一句。亦非。

經解

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然篇首從六經之教詳其失。而其通篇反覆申明禮教。非以六經政教之得失言之矣。孔疏謂篇首至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不知天子者以下。皆記禮者之辭。所以長幼有序句下。又引孔子之言爾。雲莊集說。謂是故隆禮以下。疑是記者之言。猶未盡也。雲莊又記馮氏謂王霸並言。非孔子語。皆泥於疏說耳。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此敬讓之道。統承上反正二義言之。以見隆禮由禮是敬讓之道也。以一句申明上四句也。方氏苞乃謂敬讓句上有闕文。此竟似不曉古文義法者。

倍死忘生者衆矣。高郵王氏。據漢書禮樂志及論衡。皆作倍死忘先。此生字是先之誤無疑。

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疏。此易繫辭文也。蓋孔疏在唐初。所見繫辭傳內有此語。但孔氏亦不言今本所無。而沙隨程氏在宋時。又不知何所確據。以爲易通卦驗文也。孔疏解始字云事之初始。不及鄭注謂其微時。語義最精。既合易理。又切本篇也。竊謂易通卦驗緯候之全篇。程沙隨果得見之與否。固未敢知。而此篇雖出漢儒所記。然既已具著於劉向別錄。則西漢時已有其篇矣。緯書東漢時乃盛行。此所引易。當以孔疏作備攷。而程氏所謂易緯者。存而弗論可耳。雲莊集說。直定以爲緯書之言。蓋宋以後學人不信疏義。而敢於斷制有如此者。

哀公問

此篇在大戴禮記第四十一。題云哀公問于孔子。篇內句字偶有數處小異不廢其會節。家語王肅注。會、謂男女之會。不若鄭注統合上事爲得之。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至禮其政之本與。此一節。朱子謂當在上文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下。蓋以此節承上言政本。而進言禮爲政本。於文爲順也。然中間哀公問冕而親迎。正承上節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之文。大戴記、家語、皆同。不容有誤。似不可改。

出以治直言之禮。陳雲莊云。直言二字。或云當作朝廷。此太武斷矣。不若黃氏日抄云。直言之禮。指朝廷言也。直言、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故足以立上下之敬。此說較明白。而石林葉氏、謂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此說亦與鄭注正言謂出政教之義可以相發。陳氏欲改作朝廷者。非也。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愾者、猶至也。至言猶者。蓋愾不可訓至。故言猶也。家語王注。愾、氣滿也。亦鄭注之義。至於孔疏言憩。陳雲莊言暨。則皆踵而演測之。又不及鄭注矣。

此篇不過乎物。不閉其久。皆粹精極至之言。家語作不閉而能久。鄭注。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亦精語也。孔疏。不過乎物。不過誤其事。則尚涉粗迹耳。

末章。孔子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事天事親。統系通篇之義。是則收結成身而不僅收結成身也。此篇實與中庸相表裏。

仲尼燕居

給奪慈仁。注謂子貢辨近於給。特言是以感子貢。此未嘗以子貢之越席爲辨給也。嚴陵方氏、山陰陸氏、皆以越席爲給。非正旨也。

子產猶衆人之母二句。注以乘車濟涉言之。蓋本家語孔子答子游問子產之惠也。然家語子游問子產之惠。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家語此條。較此篇詳言之矣。今小戴記燕居篇止此二句。則鄭注謂子產慈仁。多不矜莊。與子張相反。是此注因本節師過而牽合之。未知於經義當否矣。黃氏日抄以領惡全好證之。義或然歟。

子曰。禮乎禮。注。禮乎禮、唯有禮也。疏於此句略之。草廬吳氏以禮乎二字爲問辭。下一禮字答辭。謂設爲問答。非也。

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此在燕居篇本經之文。固未嘗分析某事合某事爲四。某事合某事爲九也。卽鄭注止言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孔疏申之曰。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此卽鄭注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略之。按。此節內先云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言夏籥而上不言升歌清廟。其後則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此則又言升歌清廟。而不言夏籥。蓋前後互有詳略耳。鄭注綜撮四者。故必以升歌清廟列於下管象武之上也。非謂下管象武之上脫去此文也。陳雲莊集說。竟謂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則因疏而泥也。而疏又云。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總爲九也。行中規、配前爲第五。還中矩爲六。和鸞中采齊爲七。客出以雍爲八。徹以振羽爲九也。疏又云。皇氏以夏籥序興與下管象武合爲一。爲大饗之事四。又引盧植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爲大饗九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爲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也。添下五事爲九。其下五事與鄭同。竊按鄭注止言其四。未嘗言合下五者爲九也。不知孔疏何所據而謂下五事與鄭同也。今合繹諸家之說。則盧王之說又不及鄭爲審愼矣。且經云四。云九。而實未臚析其目。所以諸家致有分合同異之歧。是則經記大綱、未臚析目者。當從闕而不敢斷定。斯爲無弊。又豈僅此條而已。

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事之。言能幾此精微之蘊也。聖人已者。歸本於聖人。以見此義不易知也。鄭注事之、謂立置於位。語已滯矣。疏申之云。雖在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如此者是聖人也。此疏更謬。

論夔一節。疏引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以證夔之知禮。此於義得之矣。詳此節云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此句與上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對說。此就常人言也。此下云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此則與常人之偏不同。蓋在虞廷職有攸司。功有獨具。此不達、非窮之謂也。故云是以傳於此名也。方氏謂若后稷之於稼。極當矣。是以二字。正言惟其專於樂不及於禮。所以獨擅典樂之名於古今。此其精神體用全具於樂。則其於禮自然該在典樂內。自在言外。而初何庸以達禮名乎。覆言古之人也。深見古人之專一而不兼長。非後世常情所可例耳。詳味此節之義。正因上節不能樂於禮素三句若疑偏長之爲害者。故復記子貢問而夫子答之如此。於上節義更足也。雲莊集說乃謂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則不可通矣。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鄭注。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雲莊集說亦云。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不用規矩繩墨。陳說卽承鄭注之義。而云不用規矩繩墨。亦於上文必鋪几筵、必行綴兆諸語相對。然此句言目巧者。不特言室也。兼以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之有隨、立之有序言之。則是言目者。卽以心言也。以心言。則此言巧者。卽上言力此之力。下言辨此之辨也。不言法度規矩繩墨。而無非法度規矩繩墨也。若因鄭陳之說。竟若廢一切成規而專恃巧智。豈聖人之言禮乎。說經須詳繹其上下文字。乃爲有益。

萬物服體。體者、禮也。卽辨上下、定民志也。鄭注。服體、體服也。此語已不可通。而又以符瑞爲訓。則益支矣。

孔子閒居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言其無形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言其無聲也。正明目、呂氏謂明字衍者。非也。

三無之義。進問詩辭。蓋子夏受詩教於聖門。故以詩證義也。此篇前後皆取詩爲義。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蓋地以載物言之。非比天之四時。故就其顯者言之。神氣在空虛中、難以領取。故就顯而示者。以風霆言之。中間所以必用神氣風霆四字聯系銜接。其義乃備。其勢乃足也。藍田呂氏謂神氣風霆四字衍文者。非也。

耆欲將至。耆欲二字無義。不該上承氣志。下接開先。此所謂耆欲、非尋常耆欲可言也。邵氏引祭統鼎銘。與舊耆欲。極合矣。陳雲莊云。耆欲。所願欲之事。大意如此。然此二字。不可以一端形容盡之者也。要以天道聖德言之。何至若鄭注謂王天下之期將至。則是謂聖王之興皆有圖利天下之欲心。是何言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鄭注。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此注義固然已。然此亦見大王之時尚未發著於武功。故引詩文德。此與必先令聞、亦皆有開必先之義。

坊記

命以坊欲。鄭注。命、謂教命。應氏曰。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按。應氏說是也。若以教命言。則教命固在禮刑內矣。何必覆提說之。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正是此命字。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此節文無所不該。凡事物之等級。典制之差殺。皆是也。鄭注云。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此注乃專以下文制富貴言之。於義似得之矣。然不知禮者二句。自是渾概先言禮制之精意。下文乃言制富貴。又其下乃言制國。方是從禮制之經抽出言之耳。

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按此好字不可泥也。仍是言貧而樂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許六反。毛詩作勖。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疏云。此與詩注不同者。按鄭志答晁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此疏具言邶風燕燕之篇。莊姜送歸妾之詩。是其事矣。然上節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注與疏皆不言其爲逸詩。何也。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疏。犯、以民言。雲莊集說從之。嚴陵方氏曰。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此以犯字仍就上言爲是。

鄭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申之。謂鄭氏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按疏申鄭義如此。則此條直出鄭氏以臆擬度云爾矣。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皆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

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愚竊按。鄭康成在東漢時。典籍尙有散見於他說者。或康成之語。別有所承。未可知也。但鄭注不言所據。僅以蓋言。孔疏又以疑辭申之。則孔疏之於鄭義。似亦不甚滿意。聊存此以聽後人從否耳。疏於鄭注。雖未顯違。而似此者尙多。是卽不駁之駁也。已見於書附記矣。

言乃讙。鄭注。讙、當爲歡。聲之誤。按。此以讙爲歡。於義得之。固不必執此以爲讙歡古通用也。然必以爲聲之誤。則亦鄭之過泥耳。此節子云之下。引論語曰。石梁王氏、以爲不應孔子自言如此。然此篇諸條。有一節內連引子云者。後又有引春秋文者。知非孔子語內所原引矣。此篇蓋記禮者雜引孔子之言。而以諸經並引於內。不可泥也。

從命不忿。陳氏集說云。一說。忿、當作怠。陳亦未言所據一說之何自也。或陳氏意疑如此耶。然怠字卻可從。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方氏說與注疏不同。依注疏。則二當爲貳。依方氏說。則二如字。然皆未敢確信也。惟注疏以君子謂國君之子。實不可從。

坊記一篇。引諸經之文。閒有同異。惟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與易无妄六二爻辭、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義其語。大相懸絕。此當作攷異矣。王深甯曰。此未見靈象者歟。然則凶字豈坊記所增耶。是不可解也。

此篇有一條內連引子云者。則後條上引子云。下引詩云。而中閒云。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卽此可見此篇引述初無體例。亦可見引述子云詩云。皆出記禮者所爲。非以引詩概入子云內矣。乃陳雲莊集說。於夫禮防民所淫節內。移以此坊民二句於伐柯詩辭之下。且謂以類推之當如此。則陳澔之妄自改經。視鄭注破字之弊、爲害倍甚矣。鄭於玉藻諸處斷脫僅注於其下。未嘗擅移置也。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爲弑君。按王氏此說。駁正弑字。極當。然鄭注無殺讀爲弑之說。釋文云。殺、音弑。注同。此則從一本載此讀耳。陸亦不言所見何本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違而致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壻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卽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愚按匡謬正俗此條。全引此注。然春秋傳杜注云。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此成公九年致女之事。伯姬歸宋在春二月。而季孫行父（下原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禮記附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翁方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王漠）

一一〇八上

平